目　　录

译 者 序

《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系语堂先生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思想之作，列入美国“现代丛书”(The Modern Library)，全书约三百页，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

本书共分十一章如下：

第一章为林氏之导言，为本书重要部分。本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并阐释孔子之思想、人品、风貌。

第二章为孔子传，完全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本文。但分为若干章节，并予标题，以便查阅。

第三章为《中庸》原文，也分节标题。

第四章为《大学》原文，也分节标题。

第五章为《论语》。《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其中一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弟子的话。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孔门语录，如今我们所见的《论语》是杂乱无章的，也许是秦始皇焚书后，汉儒据记忆写出，未经分题编辑的缘故。本书作者选辑《论语》中与孔子关系重要的部分，分为十类，并予标题，以醒眉目。计为：(一)孔子风貌；(二)孔子的艺术生活；(三)孔子谈话的风格；(四)孔子谈话的霸气；(五)孔子的智慧与机智；(六)孔子的人道精神(论仁)；

（七）君子与小人；（八）中庸及乡愿；（九）为政之道；（十）教育、礼与诗。

第六章为孔门教育六科——六艺。

第七章为孔子与哀公论政，选自《礼记·哀公问》。

第八章为《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第九章为孔子论教育，选自《礼记·学记》。

第十章为孔子论音乐，选自《礼记·乐记》。

第十一章为《孟子》一书中的《告子上》，以孔门大儒孟子论性善为本书作结。

译者译毕本书之后，心中有两个感想起伏不已，久不消逝。

第一是关于孔子的印象：孔子经过汉宋儒家尊崇神化之后，弄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泥胎木偶，失去人性，令人敬而远之的超人——圣人，可能没有什么人愿做他老人家的芳邻了。语堂先生这本书把孔子恢复成有血肉之躯的人，使人觉得他老人家颇可亲近，想到他周游列国，因为坚持理想，不附和流俗，处处坎坷不遇，一生遭人冷落，不由得为他鼻酸，因而觉得孔子是个可爱的智者，也是个极富美感的艺术家。可以说语堂先生把孔子从九天之上接回到了人间，这是件可喜的事。

第二是关于林语堂先生本人。林先生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在上海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宇宙风》、《论语》、《西风》时，在文字上反对左派欧化文体，提倡公安三袁的干净清新的语录体，在思想上提倡自由主义，结果遭左派文人反对。在守旧一派文人学者中，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人以语堂先生虽精于英文，但不邃于国学，因而讥诮之。林著《中国传奇小说》、

《京华烟云》、《红牡丹》这些纯文学著作姑且不说，先生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著的《武则天传》及稍后根据宋后诸多中文著作而创作出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我想讥诮语堂先生不邃于国学的腐儒是从未读过的。至于有关中国经学的本书《孔子的智慧》，语堂先生对孔子有崭新的看法，殊不寻常。另外还有《老子的智慧》，更是他们所从未浏览过的。当然这些书都是英文著作，对英文修养欠缺的人，说句有些失敬的话，真是“夏虫不足以语冰”。另外，本书英文版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当时林先生在导言里提出两点，颇具眼光。一、孔子的封建思想虽已陈腐不切实际，孔子主张的个人道德修养，仍是今日社会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这是孔子学说的伟大价值。二、孔子的学说是顺乎人性的，这话是在四十多年前说的。这等话说出来似属平常，其实太不平常了。

最后，本书英文原著不过三百页，除书前林氏一篇洋洋万言的序言，及其余各章前小序外，则为孔门经典的原文英译。除《中庸》一书为辜鸿铭之英译外，其余《孔子世家》、《论语》、《大学》、《孟子》，及《礼记》中各篇皆为林氏英译。本书内之《大学》、《中庸》、《礼记》中各章之原文外，为一般读者易于阅读计，皆附有语体译文。《论语》及《孟子·告子篇》，较为普通，白话译文不难见到，未附语译。

关于本书汉译经过是这样：

一九八一年夏赴美国檀岛家中小住两月，原拟在此两月中将本书汉译完毕，殊不料必须查考之处颇多。九月末返台后始正式汉译，直至一九八二年三月初始大致杀青。又细心整理，费时几将两月，因系经典汉译，查证斟酌之处极多，因而延误排

印，屡劳读者催促，至为歉咎，尚祈鉴谅为感。

又本书系哲学论著，属于中国经典范畴。译者学养不足，译笔有误时，与原作者语堂先生无关，幸明察焉。

译者　张振玉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台北复旦桥畔

第一章　导　　言

一、孔子思想的特性

时至今日，还能有人热中儒家思想吗？若说是有，岂非怪事？其实这全系于人对善念是否还肯执著，而对善念一般人是不会有一股狂热的。更重要的，似乎是今日人是否对儒家思想还存有信心。这对现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这个问题是直接指向现代的中国人，而挥之不去，也无从拒绝的。因为现代甚至有些中国人，经留学外国，思想已趋成熟，他们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与观点，都显得心悦诚服。由此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间政治混乱思想纷歧的时期，儒家思想战胜了道家、墨家、法家、自然派思想，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学派。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虽然有时际遇稍衰，但终必衰而复振，而且声势益隆。与儒家思想抗衡者，除道家在纪元后第三至第六世纪盛行之外，其强敌莫过于佛教，佛教多受宋儒所宗仰。佛教虽无玄妙精微，在儒家人道精神及知识论的阐述上，也只能予以修正，然后即将重点移至儒家经典所已有

之某些观念上，而予以更充分之重视，但也并不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这也许是纯由于孔子个人多年来的声望地位使然，但是儒家心中非凡的自负，对本门学说精当之信而不移，因而鄙弃佛教理论而侧目视之，或者始予宽容，当时的情形可能正是如此。儒家也以平实的看法否定了庄子的神秘思想，也以此等平实的思想鄙弃了佛教的神秘思想。今天，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但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这种西方文明全是工业时代所引起的。儒家思想，若看做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未免失当。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会受益不浅的。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语，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孔夫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对此一疑难问题之解答，必须另自他处寻求才是。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纵有格言警语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论语》这部书，是孔学上的圣经，是一套道德的教训，使西方人对孔子之有所知，主要就是靠这部书。但是《论语》毕竟只是夫子自道的一套精粹语录，而且文句零散，多失其位次，因此若想获得更为

充分之阐释，反须要依赖《孟子》、《礼记》等书。孔子总不会天天只说些零星断片的话吧。所以，对孔子的思想之整体系统若没有全盘的了解，欲求充分了解何以孔子有如此的威望及影响，那真是缘木求鱼了。

简截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伦理性之方法，与法家以讲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也是断然肯定的，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飘渺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神祇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儿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当然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皇帝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甚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

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帝国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订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别利害，辨得失。说来也怪，当时学者智士之间，国界之分渐渐泯灭，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反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或蔑弃礼教如老庄；或主张人人当亲手工作以谋生，如萌芽期之共产主义如许行及其门人；墨子则倡单一神祇，崇爱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欲苦行，竟趋乎极端而排斥音乐；此外，尚有诡辩家、苦行家、快乐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欧洲人一样，开始对文化表示怀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丛林中或到爪洼以东之巴利岛一样。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学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在《礼记·儒行》篇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各派的差异。“儒”这个字，在孔子时便已流行，而称为儒的一派学者，大概是特别的一批人。他们在观点上持保守态度，精研经史，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们对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下面的几段摘录

文字足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在此等列国纷争、王室陵夷、封建制度日趋崩溃之际，孔

子的教义自然不难了解，尤其是孔子以礼乐恢复封建社会的用心之所在。孔子的教义我认为含有五项特点，对了解儒家教义至为重要。

（一）政治与伦理的合一

孔子特别重视礼乐，关心道德这些方面，西方人往往不甚了解。可是把孔子心目中的社会秩序表现得更好，再没有别的字眼儿比“礼乐”一词更恰当了。孔子回答弟子问为政之道时说（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汝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见《礼记》第二十八“仲尼燕居”。）听孔子说这种话，似乎过于幼稚天真。其实从孔子的观点看，这也容易了解。我们若记得孔子对“政”的定义是“政者正也”，自然不难了。换言之，孔子所致力者是将社会之治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政治之上轨道自然也由此而来。《论语》上有这样的对话：

>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换言之，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这个意思在这几句话里，也暗示出来，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但是，如何才可以达到此等无讼的地步呢？他在后文里另有说明。但是切莫误解的是，孔子为政最后的目的与刑罚礼乐的目的是相同的。在《礼记·乐记》中说：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政治上孔子认为有两种等级，他曾说，齐国再往前进步，就达到鲁国的文化程度，也就是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治世；鲁国若再往前进一步，就达到了真正文明地步，也就是达到了第二阶段的治世。

（二）礼——理性化的社会

儒家思想，在中国也称之为"孔教"、"儒教"，或是"礼教"。西洋的读者会立刻觉得礼字的含义比纯粹的礼仪要复杂得多，或者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一套假道理。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正从事，因为，"礼乐"一词在孔门著作里屡见不鲜，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正如"仁"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礼乐"一词的精义及其重要性，在本书第六、七、八三章将有详尽的讨论。现在只需要指出孔子自己对"政"与"礼"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而礼则是"事之治也"。（见《礼记》第二十八）中国这个"礼"字是无法用英文中的一个词表示的。在狭义上看，这个词的意思是"典礼"(Ritual)，也是"礼节"(Propriety)，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Good Manners)，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所指尤其是合理中节的封建社会。如前所述，当时的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当中。

孔子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乃致力于恢复一种社会秩序。此

种社会必须人人相爱，尊敬当权者。在社会上公众的拜祭喜庆，必须表现在礼乐上。当然，这种拜祭的典礼一定是原始的宗教典礼，不过我们所谓的“礼教”，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因为皇帝祭天，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守法、敬长辈。在祭天、祭当权者的祖先、祭地、祭河川、祭山岳，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在《论语》与《礼记》上有若干次记载，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天与皇室祖先的意义，如果知道，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是包括宗教的法规，也包括生活的规范的，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 (Comte) 所说的“宗教的”时代。

再者，设若孔子是个基督徒，毫无疑问，他在气质上，一定是个“高教会派”的教士 (High Churchman——英国国教中，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之一派)，不然便是圣公会教士 (Episcopalian)，或是个天主教徒。孔子喜爱祭祀崇拜的仪式，所谓“我爱其礼”，当然不只是把仪式看做缺乏意义的形式；而是他清楚了解人类的心理，正式的仪礼会使人心中产生虔敬之意。而且，正像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一样，孔子也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他的艺术的美感十分强烈，必然是会受礼乐的感动，《论语》上此种证明很多（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祭天与皇室的祭祖会引起一种孝敬之感，同样，燕饮骑射在乡

村举行时，伴以歌舞跪拜，会使乡人在庆祝之时遵礼仪守秩序，在群众之中这也是礼仪的训练。

所以，从心理上说，礼乐的功用正复相同。儒家思想更赋予礼乐歌舞以诗歌的优美。我们试想孔子本人就雅好音乐，二十九岁就从音乐名家学弹奏乐器，并且虽在忧患之中，也时常弹琴自娱，因此，他对礼乐并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在孔门经典中清清楚楚指出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六十四岁时，删定《诗经》，据说经过孔子编辑之后，其中的诗歌才算分类到各得其所，而且各自配上适当的音乐。事实上，据记载，孔子自己讲学的学校，似乎不断有弦歌之声。子游为武城宰时，开始教百姓歌唱，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并且向子游开玩笑。见《论语·阳货》第十七：

>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礼乐的哲学要义由《礼记·乐记》可见：

> "观其舞，知其德。"（见一国之舞，知其国民之品德。）
>
> "乐自中出，礼自外作。"（音乐发自内心，礼仪生自社会。）
>
> "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表喜乐之

感，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又不能以他物代替之。）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代表天，是抽象的；礼仪代表地，是具象的。）

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燕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莫若荀子。荀子与孟子同时，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其哲学思想在《礼记》一书有充分之阐述，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见本书第六、七、八章）。

对礼之重要有所了解，也有助于对孔子另一教义的结论之了解，即“正名”一说。孔子把他的当代及他以前两百年的政治历史写成《春秋》，其用意即在以“正名”为手段，而求恢复社会之正常秩序。比如，帝王处死一叛将曰“杀”之，王公或将相杀死其元首曰“弑”之。再如，春秋那些国里，非王而自称王者，孔子仍以其原有合法之头衔称之，即所以示贬也。

（三）仁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设非如此，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儒家整套的礼乐哲学只是“正心”而已，而神的国度正是在人心之中。所以，个人若打算“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其结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本书第三章《中庸》）。关于“仁”，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他是绝不肯以“仁”这个字轻予许可的。

有时，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仁”，十之八九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在本书《中庸》一章里，孔子指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他有一次说，孝悌即为仁之本。

“仁”一字之不易译为英文，正如“礼”字相同。中文的“仁”字分开为二人，即表示其意义为人际关系，今日此字之读法同“人”；但在古代其读音虽亦与“仁”相同，但只限于一特殊词中。汉代经学家曾有引证，今日已无从辨别。在孔门经典中，“仁”这个字与今日之“人”字，在用法上已可交换，在《论语》一书还有明显的例证。在《雍也》篇：宰予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足见“仁”与“人”在这里通用。由此可见“仁”与“人”之间的联想是显然可见的。在英文里，human，humane，humanitarian，humanity 这些字，其中，最后一字就含有 mankind 和 kindness 两字的意思。孔子与孟子二人都曾把“仁”字解释做“爱人”。但是此事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如我所说，孔子不肯把“仁”字用来具体指某个真人，同时，他也未曾拒绝举一个“仁人”的实例。第二，他常把这个“仁”字描写做一种心境，描写做人所“追寻”，所“获得”的状态，心情宁静时的感受，心情中失去“仁”以后的情况，心中“依于仁”的感受，而孟子则曾说“居于仁”，好像“居于室”中一样。

所以，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准乎此，孟子开始其整套的人性哲学的精义，而达到人性善的学说。而荀子相信人性恶，关于教育、音乐、社会秩序，更进而到制度与德行上，则走了孔子学说的另一端，发展了“礼”字的观念，而置其重心在“约束”上。在普通英文的用语里，我们说我们的

相识之中谁是一个 real man 或 real person，此词的含义则极为接近“仁”字。一方面，我们现在渐渐了解何以孔子不肯把“仁”这个徽章给与他当代那些好人而称之为仁者，而我们今天则愿意把 real man，real person 一词最高的念义指我们的同代人（林肯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另一方面，依我们看来，一个人做人接近到“仁人”的地步并不那么困难，而且，只要人自己心放得正，看不起那些伪善言行，只要想做个“真人”，做个“仁人”，他都可以办得到。孔子都说人若打算做个“仁人”只要先做好儿女、好子弟、好国民，就可以了。我们的说法不是和孔孟的说法完全相符吗？我以为我把中国的“仁”字译成英文的 true manhood 是十分精确而适宜的。有时，只要译成 kindness 就可以，正如“礼”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做 ritual（典礼），ceremony（仪式），manners（礼貌）。

实际上，孟子的理论已然发展到人性本善，已是人人生而相同的了。他还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也正是此义之引伸。儒家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将此种近乎人情的方法用在德行方面，从平易平凡的程度开始，这一点足以说明其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可爱之处，正好不同于墨子的严峻的“父道”（Fatherhood）与“兼爱”（兼爱之说那么与基督的道理相近）。儒家有合乎人情的思想，才演变出以人作为人的标准这条道理。这样，不仅使人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使人能够自知，也自然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孔子不仅以此作为“真人”、“仁人”的定义，并且说他的学说是以恕道为中心的。“恕”字是由“如”与“心”二字构成的。在现代中文里，“恕”字常做“饶恕”讲，所以，有如此的引伸是不难看出的。因为，你若认

为在同一境况下人的反应是相同的，你若与别人易地而处，你自然会持饶恕的态度。孔子就常常自己推己及人。最好的比喻是：一个木匠想做一个斧子的把柄，他只要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斧子的把柄就够了。他无须另求标准。人就是人的标准。所谓推己及人是也。

（四）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儒家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伦理方法已然讲解清楚。最简而明的说法是：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一定是个井井有条安宁治安的社会。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这种说法颇类似现代教育家所说，现在天下大乱在于教育失败一样。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人修身作为基本的开始，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本书"伦理与政治"一章中有详明的叙述。可再参阅三、四、六、七、八各章。中国人对格言谚语的重视，由此看来，自然不难明白，因为，那些格言谚语并非彼此独立毫无关联，而是一套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哲学。

从现代心理学上看，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对孝道的重视（我不妨译做"当好儿女"）是以习惯说为其基础的。孔子、孟子都分明说，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对国家的元首也会敬爱。本书第四章中有：家家习于仁爱，则全国必习于仁爱；家家习于礼让，则全国必习于礼让。假使弟子敬爱父母兄长及尊敬长辈，必在成长后为良善国民奠定正确的心态与道德的基础。

（五）士

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

“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是尽人皆知的。孔子所说的“君子”，绝不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几分鄙视之心。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中文里的“君子”一词，在孔子时已然流行，只是孔子另赋以新义而已。在有些地方，其过去的含义与“君王”相同，决不可译成英文中之 gentleman；在其他地方，其含义显然是指有教养的绅士。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君子”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其所形成的意思，颇类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帝王”。关于以身作则，或者说是身教，其力量如何，这种学说在《论语·述而》篇有充分的讨论。对于道德行为之影响力量，孔子是过于自信。有一次，一个贪官季康子告诉孔子他国内盗匪横行，窃贼猖獗，他深以为忧。孔子很直率地告诉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本人若不贪，你赏窃贼让他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的。）

二、孔子的品格述略

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以及再往后的中国历史上，孔子本人的声望之高及其遗教地位之隆，要归之三个因素。第一，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具吸引力；第二，中国古典学术与历史知识

为孔门学人所专有，而当时其他学派对中国古典及历史则不屑一顾。同时，中国此等古代学问本身即极为宝贵；第三，孔子本人的人品声望使人倾慕。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伟大师表人物，他们影响之大多半由于其人品可爱，反倒不是由于他们的学问渊深。我们想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意大利圣人圣芳济，他们本人并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著作，但是，给当代留下那么深厚的印象，其影响乃不可磨灭，竟至历久而弥新。孔子的可爱之处正像苏格拉底可爱之处一样。苏格拉底之深获柏拉图的敬爱，就足以证明是由于他的人品与思想使然。诚然，孔子删《诗经》著《春秋》，但是，孔子谆谆教人的传统，只是由弟子及日后的信徒记录下来。

在儒家著述中，对孔子的人品有许多不同的描写。我们在本书第三章论《中庸》时，曾先提到一些。孔子的弟子颜回曾赞美孔子，把他高捧到云天之上，将他比做神秘不可知之物。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下面有几段文字，可算做描写孔子最好的文字。一段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自己的描述尤其好。一次，一位国君向孔子的一个弟子问孔子是何等人，弟子并未回答。他回来之后将此事告诉孔子。在《论语》中有这样文字：弃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这段夫子自道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生活的快乐、热情及其力行的精神。孔子有好几次说他自己不是圣人，只是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下面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孔子的奋勉力行。

这表示孔子是有其道德理想的，自己知道自身负有的使命，

因此深具自信。

孔子的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说话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比如说，我就好喜欢下面这一段：一天，孔子和两三个知己的门人闲谈时，他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话不好意思告诉你们两三个人吗？说实在话，我真是没有什么瞒你们的。我孔丘生性就是这种人。"原文是：

>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还有一次，因为子贡爱批评人，孔子不是用客气话称他的号，而是叫他的名字说："喂，赐啊，你是够聪明的，是不是？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原文是：

> 子贡方人（批评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还有一次，孔子说："天天吃得饱饱的，什么也不做，只知道鬼混。这太不像话了。不是有人赌博下棋吗？那也比闲着无所事事好哇。"原文是：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又有一次，孔子对弟子的行为开了一次玩笑。听了孔子的话，弟子大惑不解。孔子告诉弟子说："前言戏之耳！"言外之意是孔子并不反对那件事，而是赞成。这因为孔子的确是个乐天派的老先生。不管谁想向他求教，他都以高雅的态度表示欢迎。由下面一件事就可见出，这件事也正像基督教《新约》耶稣传上的记载。耶稣一次向门徒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那件事是这样：一个村子的居民因不老实而讨人厌，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去见孔子，孔子的弟子知道孔子居然接见了他们，对此事颇不以为然。孔子说："干什么对他们那么凶？我认为，重要的是他们肯来向我请教，而不是他们走后的行为如何。人家既然诚心诚意的来见我，我就很重视他们那份诚意，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们以后的行为如何呀。"

这段原文如次：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但是孔子可不是永远温和高雅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他能歌唱，也能十分谦恭有礼，但是，他也能像普通一个真人那样恨人，那样鄙视人，正和耶稣之恨那些犹太法学家法理赛人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伟人不

是嫉恶如仇的。孔子有时也能十分粗野，《论语》就记载他老人家有四五次当着人面说出很刻薄的话。他那种粗野，今日的儒家都不敢表现，都办不到了。孔子恨之入骨的就是那些善恶不分的好好先生，那些伪善的“乡愿”，他说那是“德之贼”。有一次，一个乡愿式的人物叫孺悲的，要见孔子。《论语》上这样记载：

>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明明是要孺悲听见孔子在家。这段文字使所有的孔学家茫然不解。因为，他们以为孔子是圣人，不是肉体凡胎的人，一向是彬彬如也，恭而有礼的。这种正统的见解自然全然剥夺了孔子的人性。《论语》里另一段文字也使儒家学者感到困惑，在《孟子》一书中也有记载。那故事是这样：一个贪官名叫阳货，送给孔子一只猪蹄膀。因为，阳货与孔子二人毫无好感。阳货单找孔子不在家时，把一只猪蹄膀送到孔家，用以表示对孔子的敬意。孔子也特别用心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道谢，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论语》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弟子有一次向夫子问当代的王公大人为何等人物，孔子回答说：“那些都是酒囊饭桶啊！”

又有一次，孔子评论一个以在母丧中歌唱出名的人。孔子斥责他说："你年轻时，狂妄不听教训。长大时，你一事无成。现在你老了，又老而不死。你简直是个祸害！"于是孔子用手中的杖打原壤的腿。在《论语》里有下列这段文字：

> 原壤夷俟（原壤蹲在地下等候孔子），子曰："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事实上，在孔子的所言所行上有好多趣事呢。孔子过的日子里那充实的欢乐，完全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完全充满艺术的高雅。因为，孔子具有深厚的情感，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美。孔子的得意高足颜回，不幸早逝，孔子哭得极为伤心。有人问他为什么那么哭，为什么哭得浑身抽搐颤动，他回答说："我哭得太伤心了吗？我若不这么哭他，我还为谁这么痛哭呢？"原文是：

>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为谁？"

有一次，孔子偶然经过一个老相识的丧礼，就进门去吊祭，看见别人哭，受了那哀哭的感动，自已也哭起来。他出来之后，让弟子把他的鞍鞯上拿下一个零件来，给丧家送进去，作为祭礼，并且说："拿进去当做祭礼吧，凭白无故去哭祭，不带什么礼品最讨厌了。"由此可见孔子很容易受感动，也很容易流眼泪。

可见孔子的感情是多么丰富。

孔子这个人能歌唱，能演奏乐器，如琴瑟，并且把《诗经》重编，再配上音乐，他当然是个艺术家。我会指出来，孔子是个爱好礼乐的人。由下面一事，亦可以证明孔子是具有基督教圣公会那样宗教家的气质，雅爱仪礼音乐。但和耶稣对于律法、先知及宗教中的仪礼之不甚措意，不那么喜爱，则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在安息日，耶稣曾命人到一个地洞里去救出一头牛。对这样事，孔子也许赞成，也许不赞成。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提议把祭祀典礼上的羊省去，孔子说："赐啊，你爱那只羊，我爱的是那典礼啊。"《论语》上那段原文是这样：

>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对动物不太关心的人。因为，还有一次，孔子听说他家的马棚着了火，他只问有没有人受伤，他不问马如何了。《论语》上此一段原文是：

>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由于孔子有深厚的艺术气质，他才说人的教育应当以学诗开其端，继之以敦品励行，最后"成于乐"。又据记载，孔子如果听人唱歌而自己也喜欢时，他总是请人再唱一次，而且自己也在重叠唱词之处参加歌唱。由于孔子具有此等艺术气质，他对饮食衣着也很挑剔。我曾在别处指出来，他对饮食如此挑剔，

可能就是他妻子弃他而去的原因（见林著《生活的艺术》）。比如说，菜的季节不对，那种菜孔子不吃；烹调的方法不对，孔子不吃；用的佐料不对，孔子也不吃，而且席位不正他还不肯坐。穿的衣裳怎样配颜色，他也很有眼光。现代的女裁缝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孔子要用黑羔羊皮袍子配黑面子，白羊皮袍子配白面子，而狐皮则配黄面子。孔子在衣裳上也小有发明之才。他盖的被子超过他本人的身长一半，这样好免得脚冷。为了做事方便，他要右袖子比左袖子短，他难得想到这样妙的主意，但是这个妙主意可能惹他夫人生气，而气跑了（以上见《论语·乡党》第十，及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孔子的贵族气质甚至使孔子趋向于休妻。孔子本人及其后的两代，他儿子及孙子不是休妻，便是与妻子分居。在孔门儒家传统上，孔子本人，他的大弟子曾子，曾子的门人子思，这三代期间都不断有休妻的记载。据记载，儒学传到第四代大师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也几乎把妻子休掉。这几位儒学大师虽非特别富有，但都是贵族，当无疑问。

孔子的最重要的若干特点之一，是以真正说明他的声望如此之隆，就是孔子的学问渊博，而毕生好学的缘故。孔子本人也屡次说过这种话。孔子自己承认并非那种"生而知之者"，他只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而已。他承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认为可忧愁的若干事之中有一件，那就是荒废学业。他说的话里我发现有一句，其中，所显示出的遗憾，正和现代考古学家所感到的遗憾完全相同。他想重建古代的宗教仪礼，于是到杞国去求访夏代的古俗遗物，到宋国以求访商代宗教习俗礼仪，但是并无所获。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征之矣。"换句话说，孔子根本上是个历史学家，他力图从当时尚存的风俗古物以及文献之中去研究并保存已然湮没的古代仪礼制度。他竭尽精力之所得，就是他整理编著的《五经》。严格说，正如清朝学人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所以《五经》就是史书，自与《四书》不同。我想孔子之如此受人仰望，并不见得怎么由于他是当年最伟大的智者，而倒是由于他是当年最渊博的学人，他能将古代的经典学问授予徒众。当年有很丰厚的古代政治制度的学问，也有更为丰富的有关古代宗教典礼的知识，那些古代神权政治有些部分已然没落，有的已日趋衰微，尤其商朝那套古礼。这些情形，由孔子手订的《五经》里即可看出。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其中，七十二人精通《诗》、《书》、《礼》、《乐》。孔子坚信历史的价值，因为，他相信人类文化必然会继续。在本书第三章《论中庸》内，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在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上，三个必要条件，乃是个人的道德、政治地位、历史的传统，缺一而为政不足以成功，不足以立信。政治制度不论如何好，单此一个条件，也无成功之望。孔门的学术研究结果发展成为历史丰厚的遗产，而当时其他学派在此方面则全付阙如。因此，我个人相信，儒家之能战胜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一半是由于儒家本身的哲学价值，一半也由于儒家的学术地位。儒家为师者确是可以拿出东西来教学生，而学生也确实可以学而有所收获。那套真实的学问就是历史，而其他学派只能夸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兼爱"也罢，"为己"也罢，没有具体的内容。

关于孔子和悦可亲的风趣，必须在此一提，因为，这可以

说明我在前面所说孔子所过的生活是充实而快活的日子，这和宋朝理学家那种窒息生机、大煞风景的教条是大异其趣的，并且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单纯和伟大。孔子不是一个爱"耍嘴皮子"的人，但有时候他也不由得说几句俏皮话，像下面几句便是："凡是自己不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的人我对这种人也没法怎么办。"《论语》的原文是：

>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他又说：知道自己犯了过错而不肯改，那是又犯了过错。有时孔子也用《诗经》上的句子小发风趣诙谐之词。《诗经》上有一首诗，在诗里情人说：不是不想念，而是你家离得太远了，才没法与他相会。孔子论到这首诗时说："我看那女的根本心里并不想那个男的；否则怎么会嫌路途遥远呢。"《论语》里原文为：

> "唐棣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但是，我们觉得孔子独具的风趣也就是最好的风趣，那种风趣就是孔子在挖苦自己时自然流露出来的。孔子有好多时候可以嘲笑自己表面的缺点，或是承认别人对他的批评正中要害。他的风趣有时只是他们师生之间偶尔轻微的玩笑而已，并无深意可言。有一次，一个村民说："孔子真够伟大的！什么都通，件件稀松。"孔子听见这样的批评，就对学生说："那么我要专

攻什么呢？是射箭呢？还是驾车呢？"《论语》上的原文是：

>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和这里相关联的还有一件事。孔子一次向学生开玩笑说："若是能发财，让我去给人赶马车我都干。若是办不到，那还是从我之所好吧。"《论语》原文是：

>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又孔子周游列国，政治的谋求终不得意。有一次，子贡说："这儿有一块宝玉，在盒子里装着出卖，是不是待高价卖出呢？"孔子说："卖！当然卖！我就是正等着高价卖出呢！"《论语》原文是：

>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如果，评论或注解《论语》的人不肯把这种文字看做是孔子的风趣或诙谐，那就陷入了困难，弄得十分尴尬。而事实上，孔子和弟子往往彼此开玩笑。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时，路途中遇到了困难。孔子被村民误认做欺负村中人，而遭兵丁围困。

最后终于逃出来，但是得意高足颜回却晚到了。孔子对他说："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答说："老师您还健在，我怎么敢死！"《论语》原文是：

>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另一次，孔子及诸弟子在路途中失散。弟子后来听见一群人说，有一个人，高大个子，脑门子很高，好像古代的帝王，在东门那儿站着呢，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像个丧家之犬。弟子后来终于找到孔子，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像不像古代的帝王，我倒不知道。至于说我像个丧家之犬，他说得不错！一点儿也不错！"《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下一段文字：

>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这真是最富有风趣的话，而最为我喜爱的是孔子真个在雨中歌唱（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孔子的生活》）。事实是，孔子带领弟子这一群学者到处飘泊，在陈蔡两国之间的旷野荒郊，彷徨踯躅，历时三载，饱经艰险，虽然满腹经纶，却找不到个安身之处，这种生不逢时，实在也令人恻然鼻酸。那些年的周游

列国之后，孔子觉得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乃返回山东故乡著书立说，编辑经典。他把自己和门生比做非牛非虎无以名之的一群兽，在旷野中流浪。他紧接着问门人他自己到底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可非难之处。学生中第三个人回答之后，孔子觉得满意，向此巧于应对的门人笑着说："颜回，是这样吗？你若家中富有，我愿到你家当个管家。"这一段话真使我倾倒，使我好喜爱孔夫子。从这一整段看，这种师生关系之美，之哀感动人，真可以与耶经中叙述耶稣被捕时那段文字相比。只是孔子这一段是个欢乐的收场，与耶稣不同而已。

三、本书的取材及计划

本书前面已然提过，儒家把古代中国的史学已然独自掌握了，这其间包括当时已然成为古文的中国文字，而他们专精的史学就是儒家传之于后世的《五经》。在纪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下令，除去医药、天文、农业诸种书籍之外，其他书籍一律焚毁。次年，因当时儒生批评这位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他又下令活埋了儒生四百六十人。没想到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万世"的帝国，在屠杀儒生的五年之后，竟尔溃灭，而焚书以前曾经能背诵儒家经典的儒生还有依然健在的。这些老儒生便凭记忆口头背诵出那些经典，大概又藉着当时他们藏匿的部分竹简，算把那些经典从此一空前文化大劫中抢救了。那些老儒生就以自己记诵的那一套学问传授学生，又把那些经典写出来，因为中国文字在秦始皇统治期间由李斯将大篆简化成为小篆，字形上已有很大的变化，当时儒生写出经典所

用的文字是当时的文字，所以叫做“今文”。此后百年间，有上面刻有古文的竹简陆续发现，总算逃过了劫难。最主要的是武帝末年鲁共王拆孔子宅所发现墙壁中隐藏的《礼记》、《论语》、《孝经》，全是秦前的籀文。因为是古文，当时群儒开始用当时的“今文”翻译阐释，此事虽然艰巨，但还可以译出。因此之故，中国古代经典便出现了古文版本，此种根据古文译出的经典便与今文版本的经典有了差异，尤其是关于古代社会、政治与远古帝王神话性的记载。今文派与古文派的差异在汉代已然明显，当时经学大师郑玄极力想做调人，想牵合而融通之。汉后诸朝正统儒者说《诗》与《春秋》者，皆依据古文本，而《礼记》(亦为《五经》之一)，则依据今文本。直到清朝，汉学家采用科学的比较方法恢复了今文本的地位，两种版本的差异才判然以分。经过运用每一片断的证据，每一种历史批评的方法与哲学研究，其最为出色的成就，则是证明《尚书》五十八章之中有二十五章为伪造，因此确定了《尚书》实为三十三篇，这正是今文《尚书》的版本。一般而论，并非是古文为伪造，而是我们现行的古文本是伪造的。

“儒家经典”一词，指的是《五经》和《四书》。前面已然提过，《五经》是古史，是孔门的学问，经过孔子编订，孔子也以之授诸生并传给了后代。而《四书》，大体而论，则代表孔门弟子的著作，是弟子记载孔子说的话，与孔子思想的阐述。有时我们也说《十三经》。《十三经》中所包括的书名由书后的附表中可以看出。我们要知道，在孔子当年，那时说《六经》，而非《五经》。所加上的一经为《乐经》，《乐经》之中今日尚存在人间的，是礼记中的《乐记》(见本书第十章)。

通常研究孔子的智慧都是直接向《四书》下手，这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结果。原因是，《四书》是一部未经编辑杂乱无章的孔子语录，往往是从别处记载的长篇论说中摘来的语句，原来在别处时，其含义清楚得多。还有，在不同的章节内也有重复的引用语句，计有二十处，这只以表示《论语》这部书是由数人动手写的，并未经一人编定。有数章显然是由曾子的门人编写，其中，曾子说的语句特多。每一章中各种含义不同的语句，都未按层次种类分别编定；有时可以看出一个主旨所在，好多时则不能；在若干章之后，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后人的增补部分，有时不是在章节后增补，而是在正文中间插入的。在本书第十章《乐记》之后，显然并不完整。

西方人读《论语》而研究儒家思想时，最大的困难是在于西方读书的习惯。他们要求的是接连不断的讲述，作者要一直说下去，他们听着才满意。像由全书中摘取一行一句，用一两天不断去思索，在头脑中体会消化，再由自己的反省与经验去证实，他们根本就不肯这样。而事实上，在读《论语》时，必须把个别的格言警句分开，逐日分别去咀嚼，不要贪多，同时去思索。这才是读《论语》这部书的方法。但是，对现代的读书人说，这显然办不到。再者，谁也不能只靠读《论语》一部书而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全面一贯的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从儒家经典及《四书》中选出若干章来，因为，这些章代表前后连贯的思想，而这些篇文章是前后一个系统的，是集中于一个主题的。事实上，在《礼记》中有孔子连续一贯的对白，本书第六、七各章便为明证。在第三、四各章论《中庸》及《大学》时，仍然有用散文形式表达的连

贯性的理论发挥。实际上，本书中我所选译的九章（《孔子世家》除外），有六章见于《礼记》，其余两章内一部分选自《孟子》，另一部分是选自《论语》而按类别排定的，还有选自《礼记》的片段。由上述可见本书除由《礼记》中选取五章之外，还有四章（三、四、五、十一）表达同样内容的文字，选自《四书》，《四书》在以前是儿童必读的。所以本书的编辑还是合乎正统的方式。《四书》中的《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由宋儒朱熹提升到与《论语》、《孟子》并列，而成为《四书》。至于《礼记》中其他各章未得升格获选，其理由就不得而知了。

通常有个问题，就是《礼记》里孔子所说的话，甚至《论语》里孔子的话，是不是精确可靠，这也引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贤哲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比如说，柏拉图所写苏格拉底的对话，又有多少可信呢？以同样态度看耶经中的四福音，也发现四福音中有矛盾之处。我们也发现在《论语》、《孟子》、《礼记》三书之中，孔子所说的话在措词上也微有不同。若说柏拉图在记载苏格拉底的话时，一定也染上了些柏拉图自己的笔调语气，这是无可避免的。《礼记》中好多章，一定也难免此种情形。现代政界名人曾受记者访问过的，一定深信记者笔下的文字和他自己所说的话实在不可能完全相同。除去录音机之外，绝没有别的方法能使政客相信那是他亲口说的话。

我曾在前提过，《礼记》只是儒家独自所搜集的各式各样古代的记录文字，其来源一定是纷杂不一。这些篇文字（其中，包括《中庸》），后人归诸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他若干篇，尤

其是在大戴《礼记》中的，毫无疑问是子思，或是子思的门人传下来的。论教育与音乐的文字，毫无疑问反映出荀子的思想。荀子与孟子同时，虽然也属儒家，但孟子鄙视他。另外，《礼记》中有甚多部分专论丧礼，占全书比例之大，令人吃惊，而大戴《礼记》则对此等文字概付阙如，却有很多章讨论哲理、礼服与祭器。还有若干章论节庆风俗规矩，如婚礼、射箭、舞蹈、村中节庆、燕饮，其他比赛（本书第四十章《投壶》，详记竞技的规矩，颇类似我们在射箭场上之所见）。第五章甚为重要，是今文本论古代行政制度的基础，正如《周礼》是古文本的基础一样。还有其他章文字叙述妇女与儿童的品行以及一般礼节规矩。比如第一章，除去讲礼仪的哲理之外，也包括下列的训教：

> 不要滚米饭成团，不要将米饭抛弃在桌上，口边不可有汤流出。不可咂嘴出声，不可啃骨头，勿将鱼翻转，勿以骨头投予狗食，勿拚命挑取一块肉。勿翻松米饭以使之变凉，勿用筷子挑食稀粥。勿大声吞咽汤汁，勿将汤翻搅，勿剔牙，勿在汤内加酱油等物……用牙咬已煮熟之肉，但勿用牙咬干肉。

《礼记·曲礼上第一》原文是：

> 勿抟饭，勿放饭，勿流歠，勿咤食，勿啮骨，勿反鱼肉，勿投与狗骨，勿固获，勿扬饭。饭黍勿以箸，勿嚃羹，勿絮羹，勿刺齿，勿歠醢……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

这段文字读来仿佛如同耶经《旧约》里的《申命记》，并且应当懂“礼教”这个宗教，也像犹太教一样，是包括宗教崇拜与日常生活在内的，一直连饮食也在内。

本书的计划如下：第二章首次把孔子的传记译成英文，这是孔子最早的传记，也是孔子唯一的传记。依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英译的。第三章是论《中庸》，这一章给儒学系统一个完整适当的基础。第四章论《大学》，虽然在伦理与政治之间，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国家世界之间的立论未必允当，文字则是前后一贯的论辩。第五章是经过重新排列重新选录的《论语》本文，大体而论，是本书最为隽永有味的一章。第六、七、八三章，也就是我称之为关于社会方面的《孔氏三论》，这一部分文字应当足以将“礼”的含义解释清楚。若只将礼字做礼仪或典礼讲，就大为错误了。第八章特别包括了一篇短而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孔子对世界和平与社会道德最高境界的憧憬。第九与第十章是孔子对教育与音乐的看法，其见解、观点，是特别现代的。论音乐的第一章，也就是《乐记》，是《礼记》一书中最长的一章，实际是从已然散失的《乐经》一书中十二章编来的。这些之后，是选自《孟子》的文字，这些文字显示了儒家哲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发展。

第二章 孔 子 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本书孔子传，采用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有两项重要理由。第一，因为，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中国最早的孔子传记，是中国史学名著里的文章，作者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家之祖，而且是散文大家。《史记》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而作者司马迁游踪甚广，曾访问孔子故乡，亦曾与当地熟知孔子轶闻旧事之父老长谈。所以，我们要打算一窥孔子生活的真面貌，实在是舍此别无他途了。第二，司马迁胸襟开阔，豁达无私。他是真正的史家，不以提倡儒道尊孔者而心存偏见。他虽然极其仰慕孔子，并不属于狭义的儒家一派。因此，他是把孔子做一个人来描绘，不是把孔子当做圣人来崇拜。论孔子的人，常想曲解有关孔子生活的几段文字，他们用牵强的解释，甚至否认孔子生平某些言行的真实性，而司马迁则不然。我们相信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头脑中孔子的面目是可靠的，因为，他只生在孔子以后的三世纪。

世系，童年，青年

（纪元前五五一——五二三年）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

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三十岁至五十岁

（纪元前五二二—五〇三年）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

盟而醉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掌大权时期

（纪元前五〇二—四九六年）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钽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

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钼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五年飘泊

（纪元前四九六—四九二年）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

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

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绕，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

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厄于陈蔡

（纪元前四九一——四八九年）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再度飘泊

（纪元前四八八—四八四年）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孔子之治学与生活习惯

（纪元前四八四—四八一年）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斋，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

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钼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逝世（纪元前四七九年）及其后人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

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附：《孔子世家》白话翻译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鄹城）。他的先世本来是宋国的公族，到了叫孔防叔的，才因避祸逃来鲁国定居。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梁纥晚年再娶颜姓女子（《礼记·檀弓》云孔子母名征在）才生了孔子，而且是到尼丘（一名尼山）去向神明祈祷才有孕生下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五五一年），孔子诞生。孔子刚生下时，头项中间是凹下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字叫仲尼，姓孔氏。

孔子生下不久，叔梁纥就死了（《索隐》引《家语》云生三岁而叔梁纥死），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城的东边（《括地志》云在曲阜县东二十五里），因此，孔子没法确知自己父亲的坟墓所在；母亲年少葬夫，照当时礼俗不能亲去送葬，所以，也说

不出坟墓详确地址。

孔子小的时候游戏，常摆起各种祭器，学着大人祭祀时礼仪动作。母亲死了（《孔子世家》补订：《阙里志》诸书并云在孔子二十四岁。今人钱穆先生则云在孔子十七岁以前），就暂时浅厝在五父衢（鲁城道名）的路旁，不敢贸然深葬远处，可能是他为了谨慎的缘故吧！后来同邑人挽父的母亲，指点出孔子父亲的墓地，然后孔子才把母亲迁去防山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还在守丧，季孙子招宴军役之士（一说文学之士，此据方苞说），孔子前往参加。季孙的家臣阳虎拒斥他说："季氏招宴要服役的士卒，是不敢招待你的。"于是孔子就退了回来。

孔子十七岁那一年，鲁国的大夫孟釐子跟随鲁昭公到楚去，回来之后，深为不能襄助行好应有礼仪而自责，所以，在他临终前（孟釐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一段《史记》原文略有疏误，此据昭公七年《左传》文意改译）还告诫自己的嗣子孟懿子说："孔丘这个人，是圣人（《集解》引服虔曰：圣人谓商汤）的后裔，是在宋国受到华氏之祸才逃到鲁国来的。他先祖弗父何本来可以继位做宋君，却让给了他的弟弟厉公（《集解》引杜预曰：弗父何，宋愍公之长子，厉公之兄也。何嫡嗣当立，以让厉公）。到了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他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朝，做了上卿。他每一受命，就更加恭谨。所以，考父鼎的铭文说：'第一次受命时鞠躬致敬，二次受命时折腰弓背，到了第三次受命，我的头压得更低，腰背更加弯曲了。走路时挨着墙边走，也没有人敢来侮慢我；我就用这个鼎做些麦糊稀饭来清俭度日。'他就是这般恭谨俭约。我听说圣人的后裔，虽

不一定能当国继位，但必然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如今孔丘年纪轻轻就博学好礼，这岂不就是所谓的显达的人吗？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你可一定要去从他求学。”孟釐子死后，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索隐》谓敬叔与懿子皆孟釐子之子，不应更言鲁人）便去向孔子学礼。这一年，季武子死了，平子继承了卿位。

孔子早年生活，既穷苦又没地位。成年以后，曾做过仓库管理员（委氏史，《会注考证》引诸说以为当作“委吏”，孟子亦云“孔子当为委吏矣”，今从之），出纳钱粮算量得准确清楚；也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而场中牲口就越养越多。后来，他出任了主管营建的司空。过不了多久，他离开鲁国，在齐国却受到排斥，转到宋、卫两国，生活也奔波不定，又在陈、蔡两国间遭遇困厄，最后才回到鲁国。孔子身高有九尺六寸，人家管叫他“长人”，而且，以奇异眼光看他。鲁国当局最后总算又对他好了，所以才回到鲁国来的。

鲁国的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帮助孔子到周去。”于是鲁君就给了一辆车子，两匹马，一个僮仆随他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是见到了老子。学成告别时，老子送他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是用财物，仁德的人送人是用言辞。我不能够富贵，却盗取了仁人的名号，就说几句话送你，这话是：‘一个聪明又能深思明察的人，却常遭到困厄，几乎丧生，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识见广大的人，却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由于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后果。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属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本身。’”孔子从周回到鲁之后，门下的学生就日愈增多了。

这个时候，晋平公淫乱无道，六家大臣（指范氏、中行氏、知氏、赵氏、魏氏、韩氏）把持国政，不时攻打东边的国家。楚灵王的军队很强大，也常北上来侵犯中原；齐是个大国又接近鲁。鲁国既小又弱，要是归附于楚，晋国就不高兴；依附了晋，楚国就兴师来问罪；对待齐国如果不周到，齐兵就要侵入鲁国了。

鲁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大约是三十岁了。齐景公带晏婴来到鲁国，景公就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家小又地处偏僻，他能够称霸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秦这个国家虽然小，目标却很远大；地位虽然偏僻，施政却很正当。亲自举拔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贤士百里奚，封给他大夫的官爵，才把他从奴隶的拘禁中救出来，就和他一连晤谈三天，随后把掌政大权交给了他。从这些事实来看，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称霸诸侯还算成就小了呢！"景公听了很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时，季平子因为和郈昭伯比赛斗鸡结怨的事得罪了鲁昭公，昭公带了军队来打平子，于是平子就联合了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一起围攻昭公。昭公兵败了，逃到了齐国。齐国把昭公安置在乾侯（今河北成安县）这个地方。过了不多久，鲁国发生乱事，孔子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藉着昭子的关系去接近景公。孔子和齐国的荣官长讨论音乐，听到了舜时韶乐，专心地把它学起来，三个月期间，连吃饭时的肉味都觉不出来了，齐人都很称道这件事。

齐景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景公听了说："对极了！果真是国君不成国君，臣子不成臣子，父亲不成

个父亲，儿子不成个儿子，就是有再多的粮食，我们能平安地吃着它吗？”改天他又问孔子为政的原则，孔子说：“为政最要紧的是在善用财力，杜绝浪费。”景公听了很高兴，打算把尼溪地方的田封给孔子。晏婴劝阻道：“儒者这种人，都能言善辩，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的；态度高傲自以为是，是很难驾驭的；他们重视丧礼，长期悲痛不止，为了使丧事隆重可以倾家荡产，这种礼俗不足取法；他们不事生产，只是到处游说求职来进行政治活动，这种人不能来掌理国事。自从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大贤先后过去，周朝王室已经衰微，礼乐的沦丧也很有些时候了。现在孔子却对仪容服饰刻意讲究，详定各种应对进退间上下快慢的礼节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连续几代也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君子想用这一套东西来改革我们齐国的礼俗，这不是导治小百姓的好办法。”此后，景公只是很客气地接见孔子，不再问起有关礼的事情了。有一天，景公慰留孔子，说：“要用像鲁国给季孙氏那样高的待遇给你，我实在做不到。”所以就以上下卿（鲁有三卿，季氏为上卿，孟氏为下卿，季孟之间，犹叔氏也）之间的礼来对待孔子。齐国的大夫有人想害孔子，孔子得到了消息。景公也说：“我老啦，没法用你了。”于是孔子就离开齐国，回到了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那一年，鲁昭公死在乾侯，定公继位。定公继位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死了，桓子继立做上卿。季桓子家里掘水井，掘到了一只腹大口小的瓦器，器中有个像羊的东西，就去问孔子，并且说挖得的瓦器里有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那是羊。我听人说过，山林里的怪物是一种单足兽‘夔’和会学人声的山精‘罔阆（同魍魉）’；水里面的怪物是神龙和会吃

人的水怪‘罔象’；泥土里的怪物，则是一种雌雄未成的‘坟羊’。”

吴国去攻打越国，把越都会稽城给拆毁了，发现一节骨头，长度就占满了一车。吴王派了专使来问孔子说：“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王召集各地的君长到会稽山，当时有个叫防风氏的君长很迟才到，禹就把他杀了陈尸在那儿，他的骨头一节就占满一车，这就是最大的了。”吴使问道：“那神又是谁呢？”孔子说：“名山大川的神灵，能够兴云致雨来利益天下，负责监守山川按时祭祀的就叫做神（诸侯君长），只守社稷的叫公侯，他们都归王的统治。”使者又问：“防风氏是守什么的？”孔子说：“汪罔氏的君长守封山、禺山一带，是姓釐。在虞、夏、商三代叫汪罔，到了周代叫长翟，现在就叫做大人。”使者问道：“人的身长有多少？”孔子说：“僬侥氏身长三尺，是最短的了；最长的不过三丈，这就是身高的极限了。”吴使听了之后说：“真是了不起的圣人呵！”

季桓子的宠臣叫仲梁怀的，和阳虎有了仇怨。阳虎想把仲梁怀赶走，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的骄纵了，阳虎把他给抓了起来。季桓子很生气。阳虎就把桓子也囚禁了，等谈好条件才放他，阳虎从此更加没把季氏看在眼里。季氏也很越分，声势排场都超过鲁国公室。一个上卿的家臣（谓阳虎），就执掌了国家的政权，因此鲁国从大夫以下，都不守礼分，违背常道。所以孔子不愿出任鲁国的官职，退闲在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这些典籍，学生越来越多，不论多远，都有人来向他求学的。

鲁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满于季氏，就藉着阳虎来作乱，打

算废掉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皆鲁桓公之后，故称三桓）三家的嫡生嗣子，另外拥立平日为阳虎所喜欢的庶子来继承，于是就把桓子抓了起来。桓子用计骗他，逃了出来。定公九年，阳虎计划失败，逃到齐国去。这个时候，孔子正好五十岁。

公山不狃以费邑做据点反叛季氏，派人来召孔子去帮忙。孔子心想自己依循正道而行已经很久了，内在的学养也很深厚，却无处可以表现，没有人能用自己，不禁说道："大抵周文王、武王当年是以丰、镐那么小的地方建起王业的。现在费邑虽然是小了点，该也差不多罢！"想要应召前去。子路大不以为然，劝止孔子。孔子说："难道召我去是毫无作用吗？如果他真能用我，我将像文王、武王一样，在东方建立一个典礼完备的周啊！"然而最后也没有成行。

后来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地方的宰官，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四方的官吏都学着他做。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做司空，又由司空升任了大司寇。

定公十年的春天，鲁国和齐国和好。到了夏天，齐国的大夫黎钼就对景公说："鲁国用了孔丘，照情形看，这是会危害齐国的。"于是派了使者去约鲁君来做和好的会盟。会盟的地点是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鲁定公就装潢好车子，毫无武装便想前往。这时孔子正好是兼理典礼会盟的事务，就对定公说："我听说有文事的必须要有武备，有武事的必须要有文备。从前凡是诸侯出了自己的国境，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请你也带了左司马右司马一道去。"定公说："好的。"就带了左右司马出发，和齐侯在夹谷地方相会。这个地方筑了土台，台上备好席位，上台的土阶有三级。两君就在台前行了相见礼，作揖让

了一番才登上台。双方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急忙前来请示道："请开始演奏四方的舞乐。"景公说："好罢。"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拔都出了场，敲打吼叫地表演起来。孔子见了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就往台上走，最后一阶没有跨上，便举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君主是为了和好而来会盟的，这种夷狄的野蛮舞乐，怎么可以用在这个场合呢！请命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罢！"管事的叫他们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孔子就朝左边的晏子看看，又朝右方的景公看看，景公心里尴尬了一阵，就命令乐人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女乐。"景公应说："好的。"于是许多戏子矮人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忙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最后一阶没有跨上就说道："一个普通人敢胡闹来迷乱诸侯，论罪是应该正法的，请下令管事的执行罢！"于是管事官员依法处罚，那受罚的人就手脚分离了（谓腰斩）。景公看了孔子态度这样严正，不由得不敬畏动容，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回国之后心里很不安，就对君臣说："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助他们的君主，而你们却仅把夷狄那套歪理告诉了我，害我开罪了鲁君，这该怎么办呢？"主事的官吏上前回话："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具体的事物来谢罪；普通人有了过错，就用虚礼文辞来谢罪。君上如果心里不安，就可用具体的事物去谢罪了。"于是齐侯就把以前从鲁国侵夺来的郓、汶阳和龟阴的田还给鲁国，来表示自己的歉疚。

鲁定公十三年的夏天，孔子对定公说："臣子的家中不可私藏兵器；大夫的封邑不能筑起三百丈的大城墙。"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家宰，打算拆毁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封邑的城墙。于

是叔孙先把郈邑的城拆了。季孙也准备拆费邑的城，当时的邑宰公山不狃就和叔孙辄率领了费邑的丁众进袭鲁城，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人就躲进了季孙的住处，上了季孙武子的台（在鲁城东门内），费人围攻他们，却攻不下，但已有人逼到定公的台侧（入及公侧，俞樾谓入当作“矢”，则云箭矢已射至定公身旁矣），孔子就派了申句须、乐颀下台来攻击他们，费人开始退走，国人乘胜追击，在姑蔑（今山东泗水县南）地方把他们彻底打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两人便逃到齐国，终于把费城拆毁了。接着准备拆成城，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拆了成邑的城，齐人必将进逼到我们北边门户。况且成城是你们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城就等于没有孟氏了。我打算抗命不拆。”十二月，定公率兵包围成城，没攻下来。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这时他以大司寇的职位参预国家大事，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门弟子见了说话：“听说一个君子人，祸事临头不慌张恐惧，好事到来也不喜形于色。”孔子说：“是有这个话。但是不也听说过‘乐其以贵下人’的话吗？”于是就把扰乱鲁国政事的大夫少正卯给杀了。孔子参预国政才三个月，贩羊卖猪的商人就不敢哄抬价钱；行人男女都分开走路，各守礼法；路上见了别人掉落的东西也不敢捡回去；四方旅客来到鲁国的，不必向官吏请求，都会给予亲切的照顾。

齐国听到了这种情形就担心起来，说道：“孔子主政下去，鲁国必会强大称霸；要是称霸了，我们的地方最靠近那里，必然会先来并吞我们了，何不先给他们一些土地呢？”黎钼说：“还是先设法破坏他们的改革图强；如果破坏不成，再送给他们土地也不迟呀！”于是就挑选了国内漂亮的少女八十人，都穿上

华丽的衣裳，教她们学会跳康乐舞；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去给鲁君。先把女乐和文马安置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边。季桓子知道了，曾经穿便装偷偷的去观赏了好几回，打算接受下来，就跟鲁君说好，两人装着要环游各处，实地里是整天都到那儿观赏，把政事荒废下来。子路看了情形就劝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了！"孔子说："鲁国不久就要春祭天地，如果当局遵守礼法，能把典礼后的祭肉分送给大夫，就表示仍有可为，那么我们还可以暂时留下。"季桓子终于是接受了齐人送来的女子乐团，整个沉迷其间，一连三天都不过问政务；而且春祭天地的大典之后，又违背常礼，没给大夫们分送祭肉，于是孔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当天就在屯（在鲁城南）的地方过夜。乐师己前来送行，说道："先生就这样怪罪了？"孔子说："我唱个歌告诉你好吗？"于是唱道："听信妇人的话，可以失去亲信；过于接近妇女，可以使人败事亡身。既然如此就该离开，优游自在地安度岁月。"乐师己回去了，桓子问他说："孔子说了些什么？"乐师己照实相告。桓子长叹一声，说："孔夫子是为了那一群女乐的事怪罪我了！"

孔子来到了卫国，寄住在子路的大舅子颜浊邹家里。卫灵公问孔子："你在鲁国的官俸是多少？"孔子回答说："官俸是六万小斗。"卫国也照样给了粟子六万小斗。过不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灵公就派公孙余假带了兵仗在孔子那儿走出走进，孔子担心会出事惹祸，呆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正打算到陈国去，经过匡（在今河北长桓县西南）城，弟子颜刻（刻亦作剋）替孔子赶车，用鞭子指着一处说："从前我进这个城，就是由那个缺口进去的。"匡人听说当年和阳虎同行

的颜刻出现，以为鲁国的阳虎又来了。因为，阳虎曾经欺虐过匡人，匡人于是就留住孔子。孔子的模样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有五天。慌乱中颜渊失散了，稍后才来会合，孔子见了说："我以为你乱中遇难了！"颜渊说："老师您还健在，我回怎敢轻易就死呢！"匡人围捕孔子围得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紧张，孔子就说："文王虽已死了，文化道统并没有丧失，现在不都在我们身上吗？上天如果要绝灭这个文化道统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能够认知并负起传承的责任。天意既然是不绝灭这个文化道统，那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于是孔子派了一个随行弟子到卫宁武子那里做家臣（此句所言与左传、家语不合，恐有误），然后才得脱险离开。

从匡出来就到了蒲（在匡城北十五里），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卫灵公的夫人名叫南子的，派了人去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只要有意和我们国君攀交情的，必定会来见我们夫人；我们夫人愿意见你。"孔子托言推辞告罪一番，最后还是不得已去见了。会见时，夫人站在葛细布做帷幕里面，孔子进了门，向北跪拜行礼，夫人在帷幕里面回拜答礼，身上的佩玉首饰触发清脆的响声。事后孔子说："我一向是不想去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还是不高兴，孔子就很严正地申明道："我要不是因存着得君行道的一点希望才不得已去回见她的话，天一定厌弃我！天一定厌弃我！"过了个把月，卫灵公和夫人同坐了一辆车，宫官雍渠陪侍在右，出了宫门，要孔子坐第二步车子跟着，就大摇大摆地从市上走过。孔子感慨地说："我还没见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一般热切的人。"于是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失望，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

了。这一年，鲁定公死了。

孔子又离开曹国，来到宋国。一天和弟子们在大树下讲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加害孔子，把大树给砍了，孔子只好离去。弟子催促说："我们行动该快一点！"孔子说："上天既然赋了道德使命给我，桓魋他又能把我怎样！"

孔子来到郑国，却和弟子彼此失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口。郑国有人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那里站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真像个失去主人家的狗。"子贡见面把这些话据实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状貌如何，那是不重要的；倒是他说我像只失去主人家的狗，那可真是呵！那可真是啊！"

孔子来到了陈国，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来打陈国，夺取了三个城邑才撤兵。赵侯鞅来打卫国的朝歌。楚国来围攻蔡国，蔡国就请求迁到吴国的土地上去，受他保护。吴国又在会稽地方把越王句践打败了。

有一天，许多鹰隼落在陈国宫廷前死了，身上被楛木做的箭射穿着，箭头是石头做的，箭杆有一尺八寸长。陈湣公派了人来请教孔子，孔子说："鹰隼飞来的地方是很远了，这箭是肃慎人的箭。从前武王灭亡了商纣，就和四方的蛮夷民族来往，开导他们。他恩威并施，要他们把各地的特产献给朝廷，叫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义务。于是肃慎人献来楛木做的箭杆石头做的箭头，长度是一尺八寸。先王为了表彰他的美德，就把肃慎人的箭分给长女太姬。后来太姬嫁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来陈国。当初王室分美玉给同姓诸侯，用意是要展现亲谊；分远

方贡物给异姓诸侯，是要他们不忘归服周王，所以分给陈国肃慎人的箭。”湣公听了叫人到旧府去查证一下，果然是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住了三年，正好遇着晋、楚两国在争强斗胜，一再来打陈国，直到吴国攻打陈为止，陈国常常受到侵犯。孔子感叹说：“回去吧！回去吧！留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们，志气都大，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也没忘掉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陈国。

路过蒲邑，刚好遇上公叔氏占据了蒲而背叛卫国，蒲人就留住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周游各地。他这个人身材高大，才德好，又英勇；他对孔子说：“我以前跟着老师在匡的地方遇到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遇上危难，这是命吧！我和老师一再地遭难，宁愿跟他们拼死算了！”于是就跟蒲人猛烈地拼斗起来。蒲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能不去卫国，我就放你们走。”双方条件谈好，就放孔子一行从东门离去。孔子脱险后却一路前往卫国。子贡说：“约定好的条件可以不遵守吗？”孔子说：“在胁迫下订的条约，神明是不会认可的。”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很高兴，亲自出城来迎接。问道：“蒲可以讨伐吗？”孔子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却认为不能去讨伐。因为现在的蒲，是卫国防备晋、楚的前哨据点，我们自己发兵去打，如果蒲人干脆投靠敌方，或敌方趁机来袭，那后果不是很不好吗？”孔子说：“蒲邑的百姓，男的都效忠卫国，有拼死的决心；妇女们也有保卫这块西河地方的愿望。所以我们所要讨伐的，只是领头叛乱的四五个人罢了。”灵公说：“很好。”然而却不去伐蒲。

卫灵公年纪老了，政务废弛，也不用孔子。孔子很感叹地说："如果有人用我来掌理国政，一年就可以有个样子，三年便有具体成效了。"孔子只好离开了。

佛肸做中牟（在今河南汤阴县西）邑宰。晋国的大夫赵简子要攻灭范氏、中行氏两家，中牟不服赵氏，就来攻伐中牟，佛肸就据有中牟公然反叛了。他派人来召请孔子协助，孔子有意前往，子路说："我听老师说过：'一个本身做了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会去的。'现在佛肸自己据了中牟反叛，您想前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话的。但我不也说过真正坚实的东西吗？它是怎样磨都不会薄损的；不也说过真正精白的东西吗？它是怎样染也不会污黑的。我难道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一云匏瓜为星名）吗？怎么能只供人挂着而不吃呢！"

一天孔子击着磬，有个担着草制盛土器经过门前的人听见了，说道："真是有心啊，这个击磬的人，丁丁当当地直敲着，既然世上没有人赏识自己，那就算了罢！"

孔子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弹琴，一连十天都没有进展。师襄子说："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我已学会了乐曲的形式，但节奏内容还不了解。"过了一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学得了曲子的节奏内容，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我还没领会乐曲的情感意蕴。"过了一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领会了乐曲的情感意蕴，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乐曲中那个人我还体认不出呢！"再过一段时间，孔子一副安详虔敬有所深思的样子，随又欣喜陶然，像是视野情志正与高远的目标相遇似的。最后说道："我体认出曲中的这个人啦！他的样子黑黑的，

个子高高的，眼光是那样的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这不是文王又有谁能够如此呢！”师襄子离开座位很恭敬地说：“我就说过这是文王的琴曲啊！”

孔子既然不被卫王所用，打算往西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听到窦鸣犊、舜华两人被杀的消息，就对着河水感叹说：“河水是这样的壮美，这样的盛大啊！我不渡过这条河，也是命吧！”子贡听了趋前问道：“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窦鸣犊和舜华两人，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赵简子还没有得志的时候，是倚仗这两人才能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我听说过：一个地方的人，如果残忍到剖开动物的肚子来杀死幼儿，麒麟是不来到郊外的；排干了池塘水来捉鱼，蛟龙就不肯调合阴阳来兴云致雨了；弄翻鸟儿的巢打破了卵，凤凰就不愿来飞翔。这是为什么呢？是君子忌讳自己的同类受到伤害啊！连飞鸟走兽对于不义的人事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于是回到陬乡歇息，做了《陬操》这首琴曲来哀悼他们两人。随后又回到了卫，进住蘧伯玉的家。

有一天，卫灵公问起军队战阵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典礼的事，我倒听说过；至于军队战阵的事，却是不曾学过。”第二天，灵公正和孔子在谈话，见有雁群飞过，只顾抬头仰望，神色间并不注意孔子。于是孔子就离开卫，又去陈国。

同年的夏天，卫灵公死了，立了灵公的孙子辄继位，他就是卫出公。六月间，赵鞅（赵简子）派人把流亡在外的卫灵公太子蒯聩（出公辄之父）强送到卫国的戚邑。于是阳虎要太子去掉帽子露出发髻，另外八个人穿麻带孝，装成是从卫来接太子回去奔丧的样子，哭着进了戚城，就住了下来。冬天里，蔡

国从新蔡迁到州来（即下蔡，时属吴地）。这一年正是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已六十岁了。齐国协助卫国围攻戚城，是因为卫太子蒯聩住在那儿的缘故。

夏天里，鲁桓公、釐公的庙失火烧了起来。这时孔子在陈国，听说鲁庙失火了，说道："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釐公的庙吧！"后来消息证实，果然是如他所言。到了秋天，季桓子病重，乘着辇车望见鲁城，感叹地说："以前这个国家几乎是可以强盛起来的，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没有好好用他，所以才没有兴盛啊！"随即对着他的嗣子康子说："我死了，你必然接掌鲁国的政权；掌政之后，一定得请孔子回来。"过了几天，桓子死了，康子继承了卿位。丧事办完之后，想召孔子。公之鱼却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子）用他没用到底，最后惹来别国的笑话。现在你再用他，如果又是半途而废，别国岂不又要笑话你吗？"季康子说："那要召谁才好呢？"公之鱼说："应该召冉求。"于是就派了专人来召冉求。冉求正要启程时，孔子说："鲁国当局来召冉求，不会小用他，该会重用他的。"就在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们，志气都大，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的质地文采都很美，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剪裁调教他们才好。"子赣知道了孔子想回乡去，在送冉求时，据说就叮嘱他："就职了，设法要他们来请老师回去！"

冉求回去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到蔡国。蔡昭公要到吴国去，是吴王召他去的。以前昭公欺骗他的臣子要把都邑迁到吴境的州来，现在既将应召前往，大夫们担心他又要搬迁，公孙翩就在路上把他射杀了。楚军来进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死了。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叶公（楚大夫诸梁封邑在此，僭称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的道理在使远方的人归附，近处的人贴服。"有一天，叶公向子路问起孔子的为人，子路没回答他。孔子知道了就对子路说："仲由！你怎么不回他说：'他这个人嘛，学起道术来毫不倦怠，教起人来全不厌烦，用起功来连饭也会忘了吃，求道有得高兴起来，什么忧愁都可忘掉，甚至于连衰老就将到来也不知道了'等等。"

离开了叶，在回蔡的路上，长沮、桀溺两人一起在田里耕作。孔子看出他们是隐居的高士，就叫子路前去向他们打听渡口的方位。长沮说："那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桀溺随又问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那你，是孔丘的门徒啰！"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哪儿都是一样的动荡呵，但是又有谁能改变这种局势？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还不如跟着我们这种避开整个乱世的人来得安逸自在呢！"说着，就自管去下种覆土了。子路把经过情形报告了孔子，孔子怅然地说："人总该有责任的，怎可自顾隐居山林，终日与鸟兽生活在一起。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那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要想改变这个局面了。"

有一天，子路一个人走着，遇上一位肩上挑着除草竹器的老人。子路请问道："你可看见了我的老师？"老人说："你们这些人，手脚都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谁是你老师我怎么会知道？"只管拄着杖去除草。事后子路把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那是一位隐士。"叫子路回去存省，老人却已走了。

孔子迁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进攻陈国。楚国前来救陈，军队驻扎在城父（楚邑，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两国的边境上，楚国就派了专人来聘请孔子。孔子正打算应聘前去见礼，陈蔡两国的大夫就商议说："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者，凡他所讽刺讥评的，都切中诸侯的病弊所在。如今他长久留住在我们陈、蔡两国之间，各位大夫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于仲尼的观点意思。现在的楚，是个强大的国家，却来礼聘孔子；楚国如果真用了孔子，那我们陈、蔡两国掌政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双方都派了人一起把孔子围困在荒野上，动弹不得，粮食也断绝了。随行弟子饿病了，都打不起精神来。孔子却照样不停地讲他的学，朗诵他的书，弹他的琴，唱他的歌。子路满怀懊恼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会有这样困穷的时候吗？"孔子说："会有的，只不过君子遭到困穷时能够把持自己，小人遭到困穷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子贡的神色也变了，孔子对他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方去学习而把学来的牢记在心里的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把握住事物相通的基本道理，而加以统摄贯通的。"

孔子知道弟子心中有着懊恼不平，于是召子路前来问他说："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不足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个道理吗？仲由，假使有仁德的人便能使人信任，那伯夷、叔齐怎会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通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会被纣王剖心呢？"子路退出，子贡进来相见。孔子说：

"赐啊！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道理是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容受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孔子说："赐，好农夫虽然善于播种五谷，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所作却不一定能尽合人意；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就像治丝结网一般，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再依床疏理结扎，但不一定能容合于当世。现在你不去修治自已的道术，反而想降格来苟合求容，赐啊！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子贡出去了，颜回进来相见。孔子说："回啊！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颜回说："老师的道术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够容受。然而，老师照着自己的道推广做去，不被容受又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一个人道术不修治，才是自已的耻辱；至于道术既已大大地修成而不被人所用，那是有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了。不被容受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自己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孔子听了欣慰地笑了，说道："有这回事吗？颜家的子弟呀！假使你能有很多财富的话，我真愿意做家宰，替你经理财用呢！"于是差了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便派兵前来迎护孔子，才免去了这场灾祸。

楚昭王想把七百里大有居民里籍的地方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即公子申，昭王之兄）阻止说："大王使臣出使到诸侯各国的，有像子贡这样称职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左右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贤能的吗？"昭王说：

"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英勇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再问："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有像宰予这样干练的吗？"昭王也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名位只是子爵，土地是跟男爵相等的方五十里。如今，孔丘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效法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公然保有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初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以百里小国的君主，两代经营终而统一天下。现在孔丘如拥有那七百里土地，又有那么多贤能弟子辅佐，对楚国来说并不是好事。"昭王听了就打消封地给孔子的念头。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楚国装狂自隐的贤士接舆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他唱道："凤呀！凤呀！你的品德身价怎么这样低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补正了呀！可是将来的还可以来得及避免的。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他却快步走开了，没能跟他说上话。于是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这一年，是孔子六十三岁，也是鲁哀公的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今山东峄县境）的地方会盟，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牛羊猪三牲俱备曰一牢）的礼献。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康子就请子贡前去应对，经子贡据理力争才得免了。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真是兄弟一般的情况。"这个时候，卫君出公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流亡在外，这件事诸侯屡次加以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很多都在卫国做官，卫君辄也想要孔子来佐理政事。子路就问孔子说："卫君想要老师去帮他掌理政事。老师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那我必定要先端

正名分！”子路说：“有这回事吗？老师太迂阔不切实际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仲由！要知道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政事就没法成功；政事不成功，礼乐教化就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推行，刑法就无法适中；刑罚不适中，那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君子定下的名分，一定是可以顺当说出口；说出了的话，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他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没有一点的苟且随便才行。”

又过一年，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地方作战，把齐兵打败了。季康对冉求说：“你对军事作战的事，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懂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季康子说：“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冉有回答说：“想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即使向百姓公开宣布，或明告于鬼神，都要是没有遗憾的。如果是像我目前所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千社（索隐：二十五家为社）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接受的。”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真想召请他回来，就要信任他，不可让小人阻碍他，那是可以的。”这时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疾，向孔子问计。孔子推说不知道，随即招呼备车就离开了，说道：“鸟是选择树林子来栖息的，树林子那能选择鸟儿呢？”文子无奈。正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备妥了周到的礼节来迎接孔子，孔子就回到了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一共经过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又回到鲁国。

鲁哀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为政最重要的是

选任好的臣子。”季康子也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来矫治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为正直的了。”（《论语·颜渊》篇作孔子答樊迟问知之语）季康忧虑国内的盗贼多，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能不贪欲，就够是给予奖赏，人们也是不去偷窃的。”然而鲁国终究是不能用孔子，孔子也不求出来做官。

在孔子的时代，周朝王室已经衰微，而礼乐的制度教化也废弛了，诗书典籍零散残缺。于是孔子探循三代以来的礼制遗规，理定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间，下到秦穆公止，依照事类秩序加以编排。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要是杞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以后就是经过百代，那变革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因承袭不移的是礼的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礼的文采仪节。周礼是参照了夏殷两代而制定的，它的内容文采是那么样的盛美啊！我是遵行周礼的。”所以《书传》、《礼记》是出于孔子的。

孔子对鲁国的大乐官说：“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要八音五声齐全配合，接着乐音慢慢放开之后，要清浊高下和谐一致，又要宫商分明节奏清爽，更要首尾贯串声气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的演奏完成。”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才把诗乐订正了，使雅诗、颂诗都能配入到原来应有的乐部。”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把重选的

去掉，先取可以用来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所取诗篇，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的诗。其次，是歌颂殷周两代盛世的诗，再次，是讽刺周幽王、厉王政治缺失的诗。而一切都要以男女夫妇的伦常为起点，所以说："《关雎》这一乐章是《国风》的第一篇；《鹿鸣》是《小雅》的第一篇；《文王》是《大雅》的第一篇；《清庙》是《颂诗》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把它入乐歌唱，以求合乎古代韶乐（虞舜乐）、武乐（武王乐）以及朝廷雅乐、庙堂颂乐的声情精神。先王礼乐教化的遗规，到此才稍复旧观而有可称述。王道完备了，六艺也齐全了。

孔子晚年喜欢《易》，他阐述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他读《易》很勤，以致把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三次。还说过："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易》的研究就可以文辞义理兼备充实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来教人，就学的门生大约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一般很受到孔子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学生，为数也很不少。

孔子教导学生有四个项目：《诗》、《书》、《礼》、《乐》等典籍文献，生活上的身体力行，为人处事的忠诚尽心，待人接物的信实不欺。孔子戒绝了常人的四种毛病：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所特别谨慎的事是：祭礼前的斋戒、战争、疾病。很少轻易谈及的是利、命、和仁（此句异说不止一种，今从何氏集解暂译）。孔子教人，如果不是心求通而未通的，是不去启发他；举述给他个道理，却不能触类旁通推演出相似道理的，就不再对他反复费辞了。

孔子在自己的乡里，容貌恭敬温厚，好似不大会讲话的样子。他在宗庙祭礼和朝廷议政时，却言辞明晰通达，只不过态度还是恭谨小心罢了。在朝中与上大夫交谈，态度中正自然，与下大夫交谈，就显得和乐轻松了。

孔子进国君的宫门时，低头弯腰以示恭敬；然后急行而前，态度谨有礼。国君命他接待宾客，容色庄重认真。国君有命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尽快出发前往。鱼不新鲜，肉已变味，或切割不合规矩的都不吃。不适当的位子，不就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没有吃饱过的。在这一天里哭过，就不唱歌。见到穿麻带孝的人、瞎子，即使是个小孩子，必然改变面容表示同情。

孔子说："只要是有心向学，即使在三个人同行之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又说："德行的不修明，学业的不讲求，听到正当的道理不能随之力行，对于不好的行为不能马上革除，这些都是我忧虑的。"孔子听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请人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起来。

孔子不谈论关于怪异、暴力、悖乱以及鬼神的一些事情。

子贡说："老师所传授《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文辞知识，我们还得以知道；至于老师有关性命天道的深微见解我们就不得知道了。"颜渊赞叹地说："老师有道术，我越仰慕它久了，越觉得崇高无比！越是钻研探究，越觉得它坚实深厚！看着它是在前面，忽然间却又在后面了。老师有条理有步骤地善于诱导人：用典籍文章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道德来规范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即使是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力，而老师的道术却依然高高地立在我的面前。虽然尽

想追随上去，但是却无从追得上！”达巷党（五百家为党）的人说：“孔子真是伟大啊！他博学道艺，却不专一名家。”孔子听了这话说道：“我要专于什么呢？专着驾车，还是专着射箭？我看是专着驾车罢！”琴牢说：“老师说过‘我没能为世所用，所以才学会了这许多艺能’。”

鲁哀公十四年的春天里，在大野（今山东钜野县北）地方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钼商猎获了一只少见的野兽，他们认为是不吉利的事，孔子看了说：“这是一只麒麟。”于是他们就把它运了回去。孔子说：“黄河上再不见神龙负图出现，洛水中也不见背上有文字的灵龟浮出。圣王不再，我想行道救世，怕是没有希望了罢！”颜渊死了，孔子伤痛地说：“是老天要亡我了吧！”等他见了在曲阜西边猎获的麒麟，说道：“我行道的希望是完了！”孔子很感慨地说：“没有人能了解我了！”子贡说：“怎么没有人能了解老师呢？”孔子说：“我不抱怨天，也不怪罪人；只顾从切近的人事上学起，再日求精进而上达天理，能知道我的，只有上天了吧！”

孔子说：“不使自己的志气受到屈降，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玷辱，只有伯夷、叔齐两人了吧！”评论柳下惠、少连：“志气降屈了，身子也玷辱了。”评论虞仲、夷逸：“隐居在野，不言世务，行事合乎清高纯洁，自废免祸也权衡得宜。”又说：“我就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不偏执一端，一切依情理行事，所以没有绝对的可以，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

孔子说：“不成，不成！君子最遗憾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声名。我的救世理想已经无法达成了，我要用什么来贡献社会留名后世呢？”于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了《春秋》一书：上起鲁

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后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国君。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尊封周王为正统，参酌了殷朝的旧制，推而上承三代的道统。文辞精简而旨意深广。所以，吴、楚君自称为王的，《春秋》就依据当初周王册封时的等级，降称他们为"子"爵；晋文公召集的践土会盟（事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实际上是周襄王应召前去与会的，《春秋》以为这事不合法统而避开它，改写成"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阳"。推展这类的事例原则，作为衡断当时人行事违背礼法与否的标准。这种贬抑责备的大义，后代如有英明的君王加以倡导推广，使《春秋》的义法得以通行天下，那窃位盗名为非作歹的人，就会有所警惕惧怕了。

孔子过去任官审案时，文辞上如有需要与人共同商量斟酌的，他是不肯擅作决断的。到他写《春秋》时就不同了，认为该记录的就振笔直录，该删削的就断然删削，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学的弟子，一句话都参酌不上。弟子们接受了《春秋》之后，孔子说："后世的人知道我是在扬圣王之道的，只有靠这部《春秋》；而怪罪我以布衣借褒贬来行王者赏罚的，也是因为这部《春秋》了。"

第二年，子路死在卫国（蒯聩夺位之乱）。孔子病了，子贡前来谒见，孔子正拄着手杖在门口慢步排遣，一见就说："赐啊！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孔子随即叹了一声，口里哼道："泰山就这样崩坏吗？梁柱就这样摧折吗？哲人就这样凋谢吗？"哼完不禁淌了眼泪。稍后对子贡说："天下失去常道已经很久了，世人都不能遵循我的平治理想。夏人死了停棺在东阶，周人是在西阶，殷人则在两柱之间。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坐定在两柱之间，我原本就是殷人啊！"过了七天就死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死在鲁哀公十六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四月的己丑日。鲁哀公对他悼辞说："老天爷不仁慈，不肯留下这一位老人，使他抛开了我，害我孤零零地在位，我是既忧思又伤痛。唉，真伤心啊！尼父，我不再自拘礼法了！"事后子贡批评道："鲁公难道要不能终老于鲁国吗？老师的话说：'礼法丧失了就会昏乱，名分丧失了就有过愆。一个人丧失志气便是昏乱，失去所宜就是过愆。'人活着时不能用他，死了才来悼念他，这是不合礼的。诸侯自称'余一人'，是不合名分的。"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边上。弟子们都在心里为老师服丧三年，三年的心丧服完，大家在道别离去时，都相对而哭，每人还是很哀痛，有的就又留下来。子赣甚至在墓旁搭了房子住下，守墓一共守了六年才离开。弟子以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到墓旁定居的有一百多家，因而管那个地方叫"孔里"。鲁国世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者们讲习礼仪，乡学结业考校的饮酒礼，以及鲁君祭祀时的比射仪式，也都在孔子墓场（一云"冢"字当作家）举行。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所住的房室，后来就地改成庙，收藏了孔子生前的衣服、冠帽、琴、车子、书籍。直到汉朝，二百多年来都没有废弃。高皇帝刘邦路过鲁地，用了太牢（牛羊猪三牲俱备）之礼祭拜孔子。诸侯卿相一到任，常是先到庙里祭拜之后才正式就职视事。

孔子生了鲤，字叫伯鱼。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早死。

伯鱼生了伋，字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经受困于宋国。子思作了《中庸》。

子思生了白，字叫子上，享年四十七岁。子上生了求，字

叫子家，享年四十五岁。子家生了箕，字叫子京，享年四十六岁。子京生了穿，字叫子高，享年五十一岁。子高生了子慎（子慎名或作斌，或作顺，或作傲，或作谦，疑莫能定，故史缺而不书），享年五十七岁，曾经做过魏国的相。

子慎生了鲋，鲋年五十七岁。做了陈王涉（即陈胜，秦末与吴广首义抗秦）的博士，死在陈这个地方。

鲋的弟弟子襄（梁玉绳云名腾），享年五十七岁。做过汉孝惠皇帝的博士，后来改任长沙王太傅（长沙太守，钱大昕云：惠帝时，长沙为王国，不得有太守，《汉书》云太傅是也。）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了忠，享年五十七岁。忠生了武，武生了延年和安国。安国做了孝武皇帝博士，又做到临淮郡太守，早年死了。安国生了卬，卬生了驩。

太史公说：诗上有言道："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虽然我达不到这个境地，但心中总是还向着他。我读了孔子的遗书，想见得到他为人的伟大。到鲁去的时候，参观了仲尼的庙堂，以及他遗留下来的车、服、礼器；那些读书的学生，都还按时到孔子的旧家来演习礼仪。我一时由衷敬仰，徘徊留恋地不肯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算得多了，当活着时都很荣耀，到他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子仅是一个平民，他的道统家世到今传了十几代，学者们都崇仰他。从天子王侯以下，凡是中国研讨六经道艺的人，都以孔夫子的话来做最高的衡断标准，真可说是一位圣明到极点的人了！

第三章　《中　　庸》

（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章）

《中庸》为《四书》之第二部，本书下一章《大学》，为《四书》之第一部。《中庸》在儒家哲学里之重要性，由下面本文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我之所以把《中庸》这部书置诸儒家典籍之首，即因为研究儒家哲学自此书入手，最为得法。研究儒家哲学时，《中庸》一书本身，可说就是一个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中庸》这部书，据早期权威学者所说，其作者为孔子之孙，曾子之门人，孟子之师，名叫子思。此外，据说《礼记》中的《坊记》、《表记》、《缁衣》，也是出诸子思之手。若将《孟子》与《中庸》二书的风格与思想相比，尤其是中庸之第一、七、八三节（见本书），其相似之明显，实属有目共睹，不容误认。而本书第七节中一部分，则在《孟子》一书中，竟完全重见。如果子思真是《中庸》的作者，他真不愧为孟子的良师，因为他的雏形观念之见于《中庸》者，竟生长成熟，在孟子的雄辩滔滔的口才中出现了。治学严谨之士，会在《中庸》与《孟子》的哲学中看出其脉络深深的关联。（见本书第十一章）

〔原文〕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语译〕

天所赋予人的禀赋叫本性，遵循本性处世做事叫正道，修明循乎本性的正道，使一切事物都能合于正道，叫做教化。这个正道，是人不能片刻离开的，若能离开，就不是正道了。所以君子在无人看到之处要警戒谨慎。在无人听到的地方要恐惧护持。须知道，最隐暗看不见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现的。最微细得看不见的事物也是最容易显露出来的。因此，君子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是要特别谨慎的。

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动之时，心是平静而无所偏倚的，这叫做中；如果情感发出来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大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极之，那末，天地一切都各得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语译〕

孔子说："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小人的所作所

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因为君子能随时居于中道，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之道，因为小人不知此理，无戒慎恐惧之心，而无所不为。”

〔原文〕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语译〕

孔子说：“中庸的道理，真是至善至美呵！可惜一般人多不能实行这种道理，已经很久了。”

〔原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语译〕

孔子说：“中庸的道理之所以不能实行，我已知道为什么原因了：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实行。中庸的道理之所以不能显明，我已知道为什么原因了：有才智的人做得过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犹之乎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人能知道滋味。”

〔原文〕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语译〕

孔子说：“中庸之道恐怕不能够行了吧？”

〔原文〕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语译〕

孔子说："舜可算得是有智慧的人吧！他喜欢问别的人意见，而且对于很浅近的话也喜欢仔细审度，把别人错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好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之过与不及的予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之于民众。这就是舜的道理吧！"

〔原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护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语译〕

孔子说："人人都说'我是聪明人'，可是被别人驱入网内、驱入机槛中或陷坑里，却不知道避开。人人都说'我是聪明人'，可是自己选择的中庸之道，连一个月的时间还守不满呢。"

〔原文〕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语译〕

孔子说："颜回的做人，能择取中庸之道，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失掉。"

〔原文〕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语译〕

孔子说："天下国家（言其大）是可使之上轨道，官位和俸禄也可以辞掉不要，闪亮的刀也敢践踏上去，只是中庸之道不

容易做到啊！”

〔原文〕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语译〕

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呢？北方人的强呢？还是你自己的所谓的强呢？以宽宏容忍的道理去教诲人，能忍受无理的欺负而不报复，是南方人的强。君子能安于此道。披戴兵器甲胄，坐卧不离，至死不厌倦，是北方人的强，勇武好斗的人能安于此道。可是君子与人和平相处，不随流俗转移，这才是真强！守中庸之道，而无所偏倚，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不改变贫困时的操守，这才是真强！国家无道时，至死也不改变平生的志节，这才是真强！”

〔原文〕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语译〕

孔子说：“追求隐僻的生活，做些怪诞的事，用以欺世盗名，后世也会有人称道，我可不会这样做。有些君子遵循中庸之道，

可是走到半路就停止了，我可不能中止。君子依照中庸之道而行，即使隐遁山林而不为世人所知，也不懊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原文〕

(子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语译〕

孔子说：“君子之道，用处很广，而道体隐微难见。即使没有知识的愚夫愚妇都可以知晓的道理，若讲到极精微之处，虽然是圣人，也有所不知。愚夫愚妇也是可以实行的道理，可是极精微之处，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天地是这样的广博正大，而人遭到自然灾害时，还感到不满。所以君子之道，讲到大处，天下都承载不了；讲到细微之处，天下也无人能识破其奥妙。《诗》上说：鹞鹰一飞而下至天际，鱼儿一跃而下入深渊。是说鹰与鱼上及于天下及于渊那自然而显著的性能。所以君子之道，自匹夫匹妇的简单生活起始，至其极致，能明察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

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语译〕

孔子说：“道是离人不远的；人好高骛远，反而使道与人远离，那就不足以为道。《诗经》上说：‘伐柯伐柯，取法眼前。’若执斧柄来削制另一个斧柄，斜着眼睛看看，还是觉得不相似，那是偏差错误了。所以君子只拿别人能知能行之自身本有的道理，做为法则，去教育人，使他改正即可。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中庸之道就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我自身而我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加之于别人身上。

“君子之道有四件事，我还没能做到一件：所求为子事奉父母应做的那些事，我还没能完全做到；所求臣事奉君王应做的事，我还没完全做到；所求做弟弟的敬兄长应做的事，我都没能够做到；所求对待朋友应做的，我也没有以身作则完全做到。平常的德行，应尽力实践，平常讲话，应力求谨慎，如有不周到之处，不敢不勉力去做；多余的话不敢全说出来。说话时要顾到能否做到，做事也要顾到所说的话，君子为何不努力笃行实践呢！”

〔原文〕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

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语译〕

君子就现在所处的地位做应做的事，不希望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做富贵时应做的事；贫贱时，做贫贱时应做的事；在夷狄的地位，做夷狄应做的事；处患难的地位，做患难时应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在何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处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怪罪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以待天命到来，小人却要冒险妄求非分的利益。

孔子说："射箭像君子的做人之道，射不中正鹄，不怪别人，只反求诸己，怨自己的功力不够好。"

〔原文〕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语译〕

君子之道，如同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如同登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诗经》上说："妻子儿女感情和睦，像弹琴瑟

一样和谐。兄弟感情投合，其乐融融。使家庭和顺皆得其宜，使你妻子快乐。"孔子赞叹说："这样，父母一定也很顺心乐意了！"

〔原文〕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语译〕

孔子说："鬼神的性能，可算是到了极点！看他不见，听他无声，但他却是无处不在，像是具有形体之不能遗忘一样。使天下人，斋戒沐浴穿着整齐衣服，承奉祭祀，到处充满鬼神的灵气，好像就在头顶上，又好像在身边左右。

"《诗经》上说：'神的来临，不可测度，怎么可以怠慢不敬呢？'鬼神之事本属隐微，却又如此明显，所以真实无妄的心，不能掩藏，必与此相同啊！"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语译〕

孔子说："舜可算是大孝的人吧！论他的德性，已为圣人；

论他的尊贵，已为天子；论他的财富，已有四海之大，世世受宗庙的祭飨，子孙永久保持祭祀不绝。所以，有大德之人，必定得到尊位，必定得到厚禄，必定得到美名，必定得到高寿。所以上天生育万物，一定因其材质而予以厚施，所以，可栽种的予以培植，要倾倒的就只好任其倒下。

“《诗经》上说：‘善良而快乐的君子，有明显的美德，适合于民众，有益于民众，所以，能承受上天赐与的福禄，上天保佑他，并赋与他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然能受天命而为天子。”

〔原文〕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语译〕

孔子说：“无忧无愁的人，算只有周文王了吧！有王季做他的父亲，有武王做他的儿子。父亲做好基业，儿子又能继志述德。周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业，灭了殷而得了天下，自身没失掉天下显扬的名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世世受宗庙的祭飨，子子孙孙永久保持祭礼不绝。

“周武王在晚年才受天命做天子，到周公才完成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加太王、王季的帝王谥号，并以天子的礼节追祀以前的祖宗。这种礼节，从天子到诸侯大夫，一直适用到士人百姓。如果，父亲做大夫，儿子是士人，葬时就用大夫的礼节，祭时用士人的礼节；父亲是士人，儿子为大夫，丧时就用士人的礼节，祭时用大夫的礼节。旁系亲属的一年之丧，只到大夫为止；直系亲属的三年之丧，天子也须遵守；至于父母之丧，无论尊贵和卑贱，完全一样。”

〔原文〕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语译〕

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算是天下通称为能尽孝道的了！所谓孝，就是能继承先人的遗志，完成先人的事业。春秋祭祀，修好祖宗的庙宇，陈列出祖宗所藏的重要器物、祖宗穿过的衣服，并供应献时的食品。

“宗庙祭祀的礼节，就是要排列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排列爵位的次序，就是要分别官位的尊卑；排列各职事的次序，就是要分别子孙才能的高下；子弟们皆得举酒以敬长辈，就是要使卑下者也有居于先导的光荣。饮咽时，以毛发的颜色定坐位的上下，就是要分别长幼的次序。

“站在排定的位置，行祭祀的礼节，奏着祭祀的音乐；敬奉那些应该尊重的，爱护那些应该亲近的；侍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一样，侍奉逝去的如同事奉现存的一样，这就是尽孝的极致。

“祭祀天地的礼节，是为了侍奉上帝；祭祀祖庙的礼节，是为了祭祀祖先。明白了祭天地的礼节，和天子宗庙大祭与秋祭的意义，治理国家，犹如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样容易啊！”

〔原文〕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进，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语译〕

鲁哀公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周文王与武王的施政都记载在简牍上。但全在乎施政的人。他们在位时，他们的政教就能施行；他们死后，他们的政教也就作废了。以人施政之道，在使政教能推行快速；以地种树之道，在使树木能生长快速。以人施政，易见成效，如同地上蒲苇的快速滋长一样。

“因此，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而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修养自身，要修身必须重视天下人共守的法则，要修道必须依照万物得于天的自然本性。所谓仁，就是人性；以亲爱自己的亲人最为重大。所谓义，就是事事得其所宜，以尊敬贤德的人最为重大。亲爱亲人而有等差，尊敬贤者而有等级，就是从礼节所产生的。

“所以，要治国的君子不可不讲究修身；要想修身，不可不事奉双亲；要想事奉双亲，不可不知道尊贤爱人；要知道尊贤爱人，不可不知道天理。

“天下共同遵从的道路有五条，而用以实行的工夫则有三种。我们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交往，这五种

就是天下人共同遵从的道路。智慧、仁爱、勇敢，是天下人应有的德性。用来实行的那就是一个‘诚’字。

“这些道理，有些人天生的不待学习就知道，有些人是经过学习才知道的，有些人则是经过困勉苦学而后才知道的。等到知道时，则都是一样。有些人心安理得去实行，有些人为了利益才去实行，有些人则需要勉强才能实行，但一等到成功，则都是一样。”

孔子说：“喜爱研究学问接近智，能够努力行善接近仁，知道什么是羞耻接近勇。知道了这三样，就可以知道怎样去修身；知道怎样修身，就可以知道怎样治理别人；知道了怎样去治理别人，就可以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

“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种不变的纲领，就是：修正己身，尊重贤人，亲近并爱护亲人，恭敬大臣，体恤众臣，爱民如子，招徕各种技工，善待远方来人，安抚列国诸侯。

“能修好己身，大道就可以树立；能尊重贤人，对于事理就不至疑惑；能亲爱亲人，伯叔兄弟们就不会有怨恨；能敬重大臣，临事就不会迷乱；能体恤臣下，才智之士就会竭力以图报效；能爱民如子，百姓就会自相勉效忠；能招徕各种工人，国家的财用就会充足；能善待远方的来人，四方的人自然都来归附了；能安抚列国诸侯，天下人自然畏服。

“斋戒明洁，正其衣冠，不合礼节的事不轻举妄为，就是修正己身的方法；不听诬陷好人的坏话，远离女色，轻视财物而重视道德，就是勉劝贤人的方法；升高他的爵位，增加他的俸禄，同情他的爱好和厌恶，就是劝勉亲近亲人的方法；所属众多而便于差使，就是劝勉大臣的方法；待之以至诚，养之以厚

禄，就是劝勉士众的方法；役使适时，赋轻征税，就是劝勉百姓的方法；经常查考工作，给予报酬与其工作相称，就是劝勉工匠的方法；欢送去的，欢迎来的，对有善行的予以奖励，对于才能薄弱的加以矜恤，就是怀柔远方人的方法；延续已绝的世系，振兴废灭的国家，有乱事的为之治平，有危难的予以扶持，诸侯的朝聘之礼使有定时，赏赐厚而纳贡薄，就是安抚诸侯的方法。治理天下国家经常不变的纲领有九项，而用以实行的方法只是一个'诚'字。

"任何事情，事前有准备就可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说话先有准备，就不会理由站不住；做事先有准备，就不会遭遇困难；行为先有定夺，就不会出毛病；做人的道理先有定则，就不会行不通。

"在下位时，若得不到上级的信任，人民就无法治理；要得到上级的信任有其方法，若不为朋友所信任，就得不到上级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有其方法的，若不能孝顺父母就不能为朋友所信任；孝顺父母是有方法的，若反省自身没有诚意，就不能孝顺父母。本身有诚意也有方法，若不明白至善之所在，自身也就不能有诚意了。

"诚，是天生的真理，实践此'诚'字，是人为的真理。所谓'诚'，是不须勉强而合，不须思维而得，一举一动都合乎道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谓实践之诚，那就要选择至善之道而坚守不渝才可以。

"要广博地学习，详细地求教，慎重地思虑，明白地辨别，切实地力行。不学习则已，既学习，不到学识渊博不止；不求教则已，既求教，不到彻底明白不止；不思考则已，既思考，不

到想出道理不止；不辨别则已，既辨别，就不到辨别明白不止；不实行则已，既实行，就不到切实做到不止。别人学一次就会了，我学一百次；别人学十回就会了，我学一千回。一个人如果真能照这样做，即使是个笨人也会聪明起来的，即使是个柔弱的人，也会坚强起来的。”

〔原文〕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语译〕

由本性诚而自然明善，是天赋的本性；由明善而归于真诚，是人为的教化。有了诚就能明白道理，能够明白道理，也就做到诚了。

〔原文〕

唯天下至诚，则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语译〕

只有天下之至诚圣人，能完全实行他天赋本性的极致；能尽他自己的本性，就能尽知他人的本性；能尽知他人的本性，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尽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间万物的化育；能赞助天地间万物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原文〕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

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语译〕

次于圣人一等的贤人，如能完全发挥其本性之善，亦能达到诚的地步；诚于中就会表现于外，形于外就显而易见，就会光辉发越，光辉发越，就可以感动人心，感动人心，就能转移习俗，转移习俗，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诚的人，能做到化育万物的地步。

〔原文〕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语译〕

诚到极点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兴，必有吉兆；国家将亡，必有凶兆；发现在卜筮的蓍草和龟甲上，表现在人的动作仪态上；祸福将要来临，是福，必会先知道，是祸，也可预先知道。所以，至诚之人，犹如神明一样。

〔原文〕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语译〕

诚，为完成自己人格的要件；道，则是引导自己走向正当行为的道路。诚，为自然之理，万事万物的始终本末都不能与之相离，没有“诚”，万事万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君子把

“诚”看得特别宝贵。诚，并不仅在完成自己，而是要成就万事万物。成就自己的人格叫做“仁”。成就万事万物，叫做“智”。仁与智植根于人的本性。因之，内外才能合而为一，随时施行都是适宜的。

〔原文〕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狱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语译〕

所以至诚之道永不间断；不间断，自然会持久；诚于中者既久，自然征验于外；征验彰著，自会悠远而无穷；悠远无穷，则积为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则高大而光明。博厚才能承载万物，高明才能覆盖万物，悠久才能化成万物。博厚可以比地，高

明可以比天，悠久才能使万物发展。厚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配无疆之广。如此，不自我显示而自然彰明显著，不动作而自然感人化俗，不必有所施为，而自然有所成就。

天地之道，可以一句话说完，就是：造物者诚一不二，化生万物有难测之妙。天地之道是：广博、深厚、高大、光明、遥远、长久。现在比方说天，不过是光亮的一点，说到那无穷的天体，悬挂着日月星辰，覆盖着地上的万物。若说地，不过是一把泥土，等形成博厚的大地，却载着华岳那样高山而不觉其重，收着河海那么多水而不泄漏，万物都载在上面。再说山，不过是拳大的石块所积累，等到形成广大之后，草木生长在上面，禽兽也栖止在上面，蕴藏的宝物也从中发掘出来。再说水，不过是一勺一勺的水所累积，可是等到大不可测，鼋鼍蛟龙鱼鳖都生长在里面，货物财富也生产出来。

《诗经》上说："上天的道理，是深奥而运转不息的啊！"这就是天之所以成为天的道理吧。又说："这不是很明显吗？文王的德性是如此纯一而彰著。"这就是文王所以尊谥为"文"的道理吧。纯一，也就是行健不息的意思。

〔原文〕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语译〕

圣人的道理真是伟大！充满于天地之间而发育万物，其崇高可与天相比。其大无所不包啊！包括了大的礼则有三百种之多，小的仪节有三千种之多，等待那有才有德的人出来而后实行。所以说：没有伟大德性的人，无法成就伟大的道理。因此，君子恭敬奉持着所禀赋于天的性理，同时讲求学问而求知，使德性与学问臻于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到达了高明的地步，而遵从中庸的大道。致知方面，从温习旧学而增进新知；修德方面，敦厚自身的纯一心志，以崇尚礼仪。所以，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卑贱也不犯上作乱。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可以振兴国家；国家无道时，他的渊默足以见容于乱世。《诗经》上说："既明达而又有智慧，以保全自身。"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文〕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语译〕

孔子说："笨拙的人偏偏自以为是，卑贱的人偏要任性而为；生在现代，要实行古法：这样的人一定会自招其祸的。

"不是天子，不可以议论礼法的是非，不可以创制法度，不可以校订文字。现今，天下一统，车辙宽度相同，写的文字相

同，行为的法礼相同。即使在天子之位，如无圣人之德，也是不敢制礼作乐的；即使有圣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也是不敢制礼作乐的。”

孔子说：“我喜研究夏代的礼法，可是夏代之后杞国所行的，不足以证明就是正确的夏礼。我学殷代的礼法，如今在宋国尚保存一部分。我也研究过周代的礼法，我依从现行的周礼。”

〔原文〕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语译〕

君临天下有前述三件大事。做好这三件事就不会有多大差错了。在上位的，夏商两朝礼法虽然很好，但因年代久远，无从考证；既已无从考证，就无法使人相信；不能使人相信，百姓就不会遵从了。在下位的，虽然善于礼法，因为其位不尊，也不能取信于人，百姓也就不会遵从了。所以，君临天下的人，必须以自身的德性为根本，再察看人民的信任，查考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而准确无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背逆天道，质问

鬼神而无疑误，到百世以后圣人出来而无怀疑。质问鬼神而无疑心，知道已合乎天理；到百世以后圣人也不会疑惑，知道已顺乎人情了。因此君临天下者，其举动可以世世为天下的常道，其作为可以世世为天下人的法度，他的话可以世世做天下人的准则。远处的人仰慕他，近处的人不厌恶他。

《诗经》上说："彼处无人厌恶，此处无人怨恨，他能早晚不懈，永保美誉。"君子不这样做，而能在天下享有美好的名誉是绝无此理的。

〔原文〕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语译〕

孔夫子远绍唐尧虞舜之道，近宗文王武王之法，上顺天时自然运行的法则，下合水土滋生之本性。比如天地的无所不载，无所不覆；比如四季的更迭，日月的交替。万物同时生长而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抵触。小的德性，则协力分工，有如诸细水汇而为川；大的德行，则敦厚化育；这足见天地之伟大。

〔原文〕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

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语译〕

只有天下最伟大的圣人，能具有聪明睿智之才，始可以君临万民。宽柔温和，足以包容万物；刚强弘毅，足以坚持固执；庄严而能自省，持中而不偏，足以使人敬重；多才宏通，足以明辨是非。广博无所不包，渊深而富有活力，能应时施行。人见其仪容而无不敬仰，人闻其言论而无不听从。其声名洋溢中国，传及国外。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到之地，日月所照，霜露所沾之处，人人皆尊敬，人人皆爱戴。所以说其德性足以与天相比拟。

〔原文〕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语译〕

惟有天下至诚的圣人，能定天下之常法，立天下之大德，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真理，此乃至诚之力，难道还别有所依赖而后能吗？其仁心诚诚恳恳，其沉静如深渊，其广大如太空，若非聪明智慧有天赋圣德，何人能了解此等深奥的道理呢？

〔原文〕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𫓧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语译〕

《诗经》上说："穿彩色绸衣，外罩衣褂。"因绸嫌衣衣的文采太鲜明了。君子的为人之道，外表文采不露，日久自然渐渐露出来。小人的为人，外表文采鲜明，日子久了，就渐渐消暗了。君子做人，看来平淡，并不使人厌恶，看来简素却有文采，看来温和，却明辨是非。知远事之近因，知风之来处，因微而知著。明白此等道理，就可进入道德之门了。

《诗经》上说："躲藏起来，似乎看不见了，其实，还是非常明显。"所以君子无有过失，无愧于心。君子之令人比不上，正在别人看不见之处啊！

《诗经》上说："独居室内深处，依然无愧于心。"所以君子不必有行动，人就尊敬他；不必说话，人就信任他。

《诗经》上说："求神来享，肃然无言。"所以君子不必奖赏，而人民自知相勉向善，不必发怒，而人民畏惧，胜过畏惧刀斧。

《诗经》上说："彰明德行，诸侯自然效法。"故君子只要笃诚恭敬，天下自然太平。

《诗经》上说："我喜爱你以德化民，而不用厉声厉色。"孔子说："用厉声厉色去感化人，那是最下的办法。"《诗经》上说："化民之德，轻如羽毛。"可是羽毛虽轻，还是有其大小可比，而《文王》篇所说："上天行四时化育万民，无声无味。"真是至高无上了。

第四章　《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今列为《四书》之一部，因为列为《四书》中之一部，以前中国学童读《四书》时，皆自《大学》一书开始。《大学》与《中庸》背后的哲学意义，对学童并不重要，自然非七八岁的学童所能了解，然此书必须精读熟记，以备将来之用。关于本书之重要性，宋儒理学家程伊川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一词，理雅格（James Legge）氏英译为 The Great Learning；辜鸿铭译为 The Higher Education，意为"高等教育"，更为正确。以前中国适于读"大学"的年龄，似乎相当于读美国的"专科学校"（Junior College）。《礼记》一书有一章把古时王子贵族的学制叙述得很明白，即本书中第九章。《礼记》之第八及十二两章对古时教育制度犹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并未选入。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日后以便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

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君子”一词在《大学》中当然甚为通用，照字面看，“君子”者，“君王之子”也，亦即“王子”，后来渐渐为“士绅”(Gentleman) 之称。此书内容所论，实际上，是以个人生活的修养（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也可以说以伦理与政治为主旨。

本书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的顺序提到前面，使全文涵义更为清楚。原来段落前后错乱，是早年将竹简误排之故，因以前竹简是用皮条串入竹简洞口而成捆收存的。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但他似乎不曾注意到原来错乱的缘故。以致在他调动顺序的一部分，转折之处遂显得不够自然，也因而有两行完全相同。那就是“此谓知本”这一句。此句之后，后来又有同样一句“此谓知本”，“此谓之至也。”朱熹是把第二句“此谓之本”与随后的“此谓之至也”看做是一段遗失文字的结语，于是他随即擅自代为补上那一段，藉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一些。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对象，这也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辩与臆测。我曾将汉朝郑玄的《大学》原文与朱熹的版本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由来是那相同的两句“此谓知本”，原来在那段文字里是分开的，但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那些幸未落难得以硕果仅存的老儒生，是全凭心中记诵记录下来，因而错误自然难免，就犹如现今排字房犯这类错误一样。由郑玄的版本中原有的错误推论起来，根本并没有什么“阙文”，只是因文句错乱而起，在句中所讨论的“格物致知”只是限于人性与人心的活动，并未涉及物质界的宇宙。这一层由随后我改编的《大学》正文中即可一目了然。朱熹将全章予以前后调动，我

仍保持其原来顺序，未予更动；只是把原来承上启下的那个雷同的句子，改放在我认为适当的所在而已。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语译〕

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知道止于完美的境界之后，对人生才有固定的宗旨。对人生有了固定的宗旨，才能得到心境的宁静。得到心境的宁静之后，才能安然自处。能安然自处，才能用心思考。能思考，才能有所知。物体之组织是由基础及高层所构成，而每件事务之演变上也是有其开始，有其终结的。因此了解事物之正常关联的顺序，乃是智慧之始。

先贤凡是要保存普天下人那清新的品德的，必要先把本国

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要想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必须先把家庭生活整顿好。要想把家庭生活整顿好，就须要先修养个人的生活。要修养个人的生活，必须先把心安放端正。要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必须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要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必须获取真知，而真知在于研究万事万物。将万事万物研究之后，便有了真知；有了真知，其本意便能发乎真诚；本意能发乎真诚，内心便能放得端正；内心放得端正，个人的生活便可有了修养；个人的生活修养好，而后家庭生活才能整顿好；家庭生活整顿好之后，国民的生活才能上轨道；国民生活上了轨道，整个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必须把个人生活的修养看做一切的基本。基本不好，其上层好者，是绝不可能的。树的主干瘦弱，而其上面枝叶茂密者，天下也绝无此事。

第五章 《论 语》

《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就犹如西洋耶教的《圣经》一样。其实，这部书是未经分别章节，未经编辑的孔子混杂语录。所论涉及诸多方面，但对所论之缘起情况则概不叙明，而上下文之脉络又显然散乱失离。读《论语》，犹如读 Bartlett 之《引用名句集》(Familiar Quotations)，令读者觉得那些警语名句津津有味，引起无限沉思想象，而对那些才子的文句，不禁讶异探索，窥求其真义之所在。如将《论语》的内容与《礼记》和《孟子》以及其他古籍各章相比，就会发现那些简洁警辟的文句都是从长篇论说文字中节录而来，而所以得存而不废者，正因为深受人喜爱之故。比如说，读了《论语》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然后再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

> 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余渠参乘，出，使夫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论语》本文上并未提到孔子当时说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

者也”的实际情况，只是把这句话做一句抽象的话来说的。另外，《论语》中颇多四五个字的短句，如“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是只有一种长处的技术人才。又如“乡愿者德之贼也。”关于乡愿，我们幸而在《孟子》一书中找到了“乡愿”一词详细的解说。我想，谁也不会相信孔夫子每次说话只说三四个字就算了事。若说，有人向孔夫子发问，发问者整个的意思，读者若不了解较为充分，孔子所作的回答整个的含义就能充分了解，这也是无法相信的。清人袁枚曾经指出，《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语录，编纂者把弟子的问题部分尽量缩短了。因此，在《论语》中发问都简单得只剩下一个字，如某某问“政”，某某问“仁”，某某问“礼”。于是，虽然是同一问题，因发问之人不同，孔夫子也就以各式各样的话回答。结果为《论语》作注的学者也会因种种情况而误作注解，此种注解，自然不足以称公允之论。另有如下文。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注释《论语》的人解作“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但袁枚则认为此系孔子与弟子凭窗外望，见牛犊行过，偶有所感而发，并非指仲弓而言。

那么，除去书中所见孔子的智慧之外，《论语》之美究竟何在？其美便在孔夫子的人品性格以及他对同代人各种不同的评论，那美是传记文学的美，是孔夫子的语言之美，是随意漫谈，意在言外，而夫子的这些如珠的妙语却出之以寥寥数语，自富

有弦外之音。《论语》之美正如英国十八世纪包绥艾所写的《约翰森传》(life of samuel Tohnson by Boswell)一书之美妙动人一样，而与孔夫子在一起的那批人物，他的弟子，他的朋友，也是与约翰森周围那些人物一样富有动人之美。我们随时都可以翻开《论语》这部书，随便哪一页都会流露出智者的人品之美，纵然有时极其粗暴，但同时又和蔼可亲。这就是《论语》这部书对中国人所显示的魔力。至于武断偏执也自有其动人的力量，孔夫子与约翰森的武断偏执之论，永远有动人的力量，因为，这两位先哲把自己的见解都表现得那么断然无疑，那么坚定有力，其势堪称咄咄逼人。

《论语》这部书整个的特色只是阐释说明，并没有把孔子的思想系统作一个完备周全的叙述，孔子学说之真面目则端赖读者去深思明辨了。

孔夫子周围的人物，我们也可以藉着《论语》这部书，得以略窥一斑。有时孔夫子与二三得意门生欢乐相处，夫子欣然，就单凭文中的片语只字，我们可以稍得一些暗示。与孔夫子的话混在一起的，有些是孔门几位大弟子如曾子、子夏、有子、子张等人的话。这是因为，《论语》内那些章文字的来源不同，有若干章根本是孔门弟子的弟子所记载的。比如颜回，为孔门弟子之长，沉静而富有深思，孔子对他亦极爱慕，每每对他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又有子路，等于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时常对夫子大人的行为也会质疑问难，不稍宽容。在《论语》一书中，提到子路时，往往缺少恭维之辞，那是因为在《论语》这部书记录成文之时，子路已经去世，没有门徒替他辩护的缘故。还有能言善辩，但有些絜聒的子贡，还有比他们年纪颇轻但却

恬静明达的曾子（将来弘扬孔教最为重要的就是他），还有文学气质最重的子夏，最为实际的政客冉求（最后孔子把他逐出了师门）。孔子的门墙之内广阔得无所不包，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据说，每个弟子在学问上之所得，都只是孔子的一部分。后来，曾子、子思、孟子这个传统，发展成为儒家道统理想哲学的一面。而子夏荀子的儒学则顺着史学及学术的路线发展下去。正像基督教中圣约翰发展了耶稣教义的理想一面，当然其中也加上了圣约翰自己本人的一部分思想。所以，我们在《中庸》一书中可以看出来，看得出曾子把《中庸》里的哲学，人道精神，与中和诸重要性，予以发展引伸了。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把子思与孟子比作耶稣的门徒圣约翰，把荀子比做圣杰姆斯（St. James）。

《论语》本文是属于零星断片而飞跳飘忽的风格，阅读时自然需要读者凝神苦思。懒惰的读者往往需要作者谈论个没结没完，自己只采取消极的态度，若是那样来读《论语》，便得不到益处了。读《论语》时，读者必须全神贯注，文句中包含的真理必须要凭读者自己的悟力才会彻底了解。读者必须要凭自己的经验去印证，才能有所得。在古代那种教育制度之下，当然并不立即要学童了解世界上那样思想极为成熟的哲学。当年之所求，不过要学生精读，以便牢记在心永不忘记，是留到若干年后作为智慧的泉源而已。不过，儒家对这部书仍然教人以适当的研读之法。宋儒就论到读《论语》的方法程伊川就曾说，要把《论语》中的发问者的问题，当做你自己的问题，把孔子的答话当做对你而发。如此，必得到实在的益处。朱熹也曾说，先读《论语》，每日读一两段。不管难懂与否，也不管深奥不深奥。

只将一段文字从开头读，若是读而不了解其含义就思索一下；若思索之后仍然不能了解，就再读，反复阅读探索其滋味，长久之后，便了解其中的含义了。朱熹在给朋友的书信里曾说，在读书时，千万留心不要贪多。读少一点儿，便容易彻底了解。读书能悟到真义，都离不开这种方法。在他著的《语类》中也这样说，明白原文的字面是一件事，体会其意义又是一件事。一般读者最大的弱点就是只了解字表面，而未能把握住书中真正的好处。他又说，读书的正当办法是要费苦心思索。最初，你会觉得如此了解是要大费思索与精力的，但是等你一般的理解力够强大之后，再看完一本书，就轻而易举了。最初，一本书需要一百分精力去读；后来，只需八十、九十分精力就够了，再后只需六十或七十分就够了，最后，以四十、五十分的精力也就够了。把阅读与思索，在求知识的进程上，看做相辅相成的两件事，这是儒家基本的教育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孔子本人也提到过，在《论语》上也有记载。

中国学者从未有人对《论语》下一番校正工夫，或予以改编，以便使读者对《论语》的含义获致更精确的了解，这一点确属出人意外。当然有一些学人写过文章，论及《论语》书中若干不同的见解，如清人焦循著的《论语通释》，戴东原著的《孟子字义疏证》。但是除去西方学者外，没有中国学者编过一本孔子对“君子”一词的诸种解释。这个极为重要的描述“君子”的诸要素，会构成一个综合性的面貌。本章内选了《论语》文字约四分之一，而根据思想性质予以重编。如不特予注明，皆系《论语》原文。遇必要之处，如将“仁”字解释得更为清楚，我即从《礼记》上若干章内选出约十数节，以为补充。

《礼记》中第三十二及三十三章，与《论语》的内容及风格相差不少，记载孔子的话特别丰富。当然对本书极为有用。

（一）夫子自述·旁人描写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

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子曰：“盖有不知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则不复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

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财，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末由也已。”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二）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

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子之所慎，齐，战，疾。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王子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曰：“敬鬼神而远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迅雷、风烈，必变。

（三）谈话的风格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

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四）霸　　气

子曰：“观过知仁。”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时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陈成子杀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杀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欤？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将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五）急智与智慧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子贡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

（《礼记》第三十二）

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同前）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六）人道精神与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七）以己度人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礼》第三十二）

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同前）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人同此心）（同前）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恕　道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仁”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礼》第三十二）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同前）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不其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礼记》三十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人。焉用佞？”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以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仁”又释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君子与小人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其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其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礼记》三十二）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八）中庸为理想

夫子之所厌恶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

所不为也。”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

子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孟子·尽心下》）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礼记》第三十二）

（九）论 为 政

为政之理想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以德行为政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为政要素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十）论教育，礼与诗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不畔矣夫。”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以行也。”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已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第六章

第一讲：论以六艺施教

（《礼记》——《经解》第二十六）

本章包含三篇论说，为《礼记》中之第二十六《经解》，第二十七《哀公问》，第九《礼运》。此数篇文字精炼，但文章中有数处很难决定是孔子本人的话，还是写定此数章的作者所说的话。实际上，此三篇皆论礼在哲学上之重要。关于“礼”字，在本书前导言中已稍作解释，在此三篇内又再三将“礼”字看做是为政的要件，为政的基本，绝不可只看做遵守仪礼之意，而是代表社会秩序与社会法规的哲理。礼实际上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上整个道德宗教的组织，而具体见之于宗教性崇拜、祭祀婚丧等庆典的仪式，以及一般的社会交往的礼俗，由历史上的记载即可见出，并且以孔子的哲理为基础。礼教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使尊卑阶级制度显而易见，不过这种组织的原理又推展到家庭、社会、政治的基本关系上去。因此，礼之目的，是将社会地位与明确的义务，予以清楚而简明的解释之后，使之构成一套完整的道德秩序，以为国家的政治秩序之道德基础。这种谐和的人际关系的哲理，在中国大陆赤化之前，对中国仍然有其益处——因为仍然是中国社会风气的基石；当然，

孔子志在恢复的古代的封建制度，则是不合时宜了。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就孔子所说的封建制度，分明是具有宗教性质，非常讲究其哲学的意义，祭祀上的规矩，及其他礼节仪式。《礼记》上若干章全部讨论礼服式样，描写祭器，有七八章单讨论丧礼（此数章在大戴《礼记》中缺)。但是耐人寻思的是，“礼”的观念在论宗教崇拜仪式之余，却不知不觉延伸至农村中的舞蹈、打猎、宴饮、射箭，及一般社交应酬。由此显而易见“礼”之含义包括了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典礼仪式的社会传统。孔子曾提醒弟子子张，他说礼并不在使用那些祭器，正如音乐并不在打钟打鼓而已；而是礼乐来自一种心境，而且创造一种心境，是在举行此仪礼时内心的虔敬，是在演奏音乐时内心的幸福和谐。其实，这只是儒家对宗教崇拜仪式的虔诚所致，如祭天、祭地，皇家的祭祖、祭日、祭月、祭山、祭河、祭灶神、祭房子的西南角，以及所有的民间节日，这都是由宗教心境的虔敬的缘故，所以我常常想把中国“礼”字在英文里只译成 religion（宗教），不过只是想如此译而已，并未真如此译。将“礼”字译成宗教在以下句中非常适宜，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是孔子言求仁之法)。“礼”字内的宗教特点是无可置疑的。甚至今天中国人还把儒家的道理称之为“礼教”。我们在此还是要避免“宗教”(religion) 这一名词，因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基督教，而基督教是在宗教与世俗的中间画有鸿沟的。此一分别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当然，在墨子的理论中也没有此一区别，墨子把所有的社会行为与宗教行为都看做是宗教性的。现代人已不生活在那种神权社会或半神权社会，也就难以了解“典礼的选择”，“杀牲”，“视察动物”，饭前的净手

等等，与宗教有何关系。现在把饭前洗手只视为是讲究卫生了。但是在墨子看来，卫生也是宗教，因为，宗教是无所不包的。把礼字译为宗教当然是有点儿费解，但是在儒家思想里确是如此。从心理上说，人的宗教性的心境，在希伯来文说是"敬畏上帝"，在基督教里说为"虔诚"，其实也是儒家这个宗教在人生活中的目的，不过这种心境在儒家称之为"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在对社会秩序与道德纪律上。我常把儒家的"敬"译成英文的 piety（虔敬），因为，我觉得译为 respect 是完全不妥的。

儒家"礼"字的中心观念的含义可作以下解释：作宗教解；作社会秩序原则解（其中包括宗教）；作理性化的封建秩序解；作社会、道德、宗教习俗的整体解（一如孔子以之教人，一如孔子之予以理性化）。于是，又作一套历史学问解。又可解作宗教崇拜、国之仪礼、民间节庆、婚礼、丧礼，男女到达成年时之加冠与梳发的仪礼（古礼男人成年为二十岁，女为十五岁）；军中纪律，学校制度，男女的性行为，家庭生活，饮食、运动（尤指射箭、驾车、打猎）、音乐、舞蹈。"礼"也可解作意义分明的社会关系，彼此以适当的态度相对待；为父母者要慈爱，为子女者要孝顺，为弟者要敬兄长，为兄长者要爱护，对友人要忠诚，为臣民者要敬尊长，为首长者要仁爱。"礼"是一种诚敬的心境，是行为的道德纪律。作为人行为的原则时，是指处世行事皆得其宜（propriety）。作为广义的社会原则解时，其义为"物皆有序"，为"万物各得其所"，是礼仪，是遵守法则制度，是继往开来，最后，是礼貌、是风度。

我深信，孔子在当代声誉之隆，都是由于他之传授古礼以及他那套丰富的史学知识之所致。易言之，就是说，他所知之

博，正是他同代的一般学者所望尘莫及者，这才使人对他如此之尊敬。人总是对自己所不知的怀有敬意。一个人越多谈论众人所不知者，众人对他所怀的敬意也越大。孔子若徒有机智而缺乏实学，充其量，他只不过像英国的萧伯纳（Bernard Shaw），柴斯特顿（G. K. Chesterton）；决不能成为托玛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总之，历史方面的学问之于孔子，正犹如美国语文那套学问之于门肯（H. L. Mencken）一样，那套专门学问都是他们受人仰望不可或缺的条件。

《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语译〕

孔子说："到一个国家，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教化。国民若温柔敦厚，便是诗的教化。若开通而富有历史知识，便是历史的教化。若爽快而平和，那就是音乐的教化。若宁静而敏于观察，那就是《易经》的教化。若恭俭庄敬，那就是礼的教化。

若巧于言辞，长于判别，便是《春秋》的教化。所以，诗的教化的缺点，是使人弱于理性。历史的教化的缺点，是使人失之于妄信传闻。音乐教化的缺点是使人奢侈放纵。哲学教化的缺点是使人狡猾奸诈。礼之教化的缺点是繁琐复杂。《春秋》教化的缺点是乱法悖德。人若是温柔敦厚，而不缺乏理性，他是深于诗教了。若胸襟开朗，熟于历史，但不盲信轶闻故事，则是深于书教了。慷慨温和而不奢侈放纵，则是深于乐教了。若宁静深思，敏于观察，而不狡猾奸诈，就是深于哲学的研究了。若是谦恭斯文，习于节俭，而不繁琐复杂，则是深于礼教了。若是巧于辞令，善于譬喻，而不惑于流俗悖乱，则是深于《春秋》的教化了。"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物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语译〕

天子的地位与天地同等，其有利于万物之运行演化上之支配作用，也与天地相同。他与日月同发光辉，照耀四季，虽微细不遗。在朝廷上，他与群臣讨论道德之理想与社会的秩序；在

家则听雅颂之乐；步行之时，发环佩之声；升车时，发出鸾凤和鸣声。在家庭生活上，其举止也是彬彬有礼。因此，由他一人之举止言谈，百官也得以自知其职分，社会上亦遵从正当之礼法。《诗经》上说："在仪表与行为上，有德之君是完美无瑕的，因此是为国民之楷模。"对他的命令，国人心悦诚服，此即吾人所谓之"和睦"，或是"和谐"。执政者与国民互相亲爱，即所谓"仁"。国民不必表示有所要求即能得到，自然对国家有"信心"。君王为民众兴利除弊，他的施政即合乎"义"。义与信，是霸主为政之法；和与仁，是王者的为政之法。为政者若徒具信心，而不用这等方法，也不能达到目的。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

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语译〕

礼法制度之于国家，犹如秤之称轻重，木匠之用绳墨之定直线，规矩之定方圆。秤正确无误，在轻重上人不受欺骗；绳墨无误，则线条弯直不会错误；规矩无误，则方圆不会错误；为帝王者熟于礼法制度，则不为奸诈所欺。所以，遵守礼法之民

称之为方正之民。不遵守礼法之民称之为无礼法之民。

礼是互相敬让之道。在宗庙祭祀时，要虔敬；在朝廷上要百官尊卑有序；在家庭生活上，则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在乡里聚会上则长幼有序。孔子说："统治者要安于上位以治理百姓，没有再善于遵守礼法的了。"正是此意。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

〔语译〕

朝见皇帝的礼仪，是用以表示君臣的身分。各国使节之交互访问，是用以表示各国元首之间的交互尊敬。丧礼与祭礼是用以表示为人臣及为人子者的感恩。乡村中饮酒之礼是表示长辈与晚辈的上下的辈分。婚姻之礼是表示男女两性的区别。礼是防乱于未然，犹如堤防是防御水灾。若以为以前的堤防无用

而拆除之，必有水患。若以为以前的礼教无用而废除之，必起祸乱。所以婚姻之礼一经荒废，则夫妇之间的生活必有苦恼，而淫邪之罪便会发生不已。乡村饮酒之礼一经荒废，则长幼之间的辈分便失其顺序，而争夺涉讼之事必多。丧祭之礼废除，为臣与子者对父母与君之感恩必致微薄，后辈对死者必致背叛，恣肆放纵。朝见皇帝之礼荒废之后，君臣的身分必致失去，各国元首必致傲慢不法，侵夺交战必然发生。

因此可见，礼的教化作用虽然不易见出，但能防止邪恶于未然，并且使人不知不觉中趋善避恶，所以，前代的帝王无不重视礼的教化的。《易经》说："为君者当慎乎始。开始时若有些微的差错，以后便错误不堪了。"正是此意。

第七章

第二讲：《哀　公　问》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也），然后言其丧筭，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处），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语译〕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说："何谓大礼？有知识的人何以那么重视'礼'呢？"孔子答道："我很平凡，不够了解大礼。"哀公说："不！请先生说吧。"孔子这才答道："我听说，在人类生活中，礼最重要。没有礼，便不能正正当当地敬拜天地神明；没

有礼，便不能分别君臣及贵贱长幼的辈分；没有礼，便不能区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情以及婚姻上、社会上彼此的关系。因此，有知识的人把礼看得十分重要。而后以他所了解的来教导百姓，使他们不致弄坏了彼此的关系。到有了成效，再加以文采修饰，使在文采不同的情形中区别出长辈和小辈的等级。并依照此种等级讨论丧祭之事，如何备办食品，陈列牲体干货，修建祠庙，按时节举行祭祀，并排定亲属的秩序。自己要习于这种礼俗，穿衣服要俭朴，住房屋要低小，乘车不雕饰图案，用具不镂刻花纹，吃简单的食物，剩余的利益和人民同享。古之君长，是这样行礼。”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语译〕

哀公说：“今之君长何以无人行这礼呢?”孔子说：“今之君长，贪图物质享受，不知满足，过分地贪求利益，不肯罢手。心荒体懒，态度傲慢，非要刮尽人民的资财不可，而且违反众意，侵害好人，只求个人欲望满足，不择手段。古之君子，是照前面的做法，而今之君子，则是照刚才所说的做法。今之君子岂肯行此古礼!”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

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语译〕

孔子陪伴哀公谈话时，哀公说：“请问做人的道理，什么最重要？”孔子听了，肃然答道：“君长提到这个问题，真是人民的福气。鄙人岂敢不好好答复？做人的道理，以政务最为重要。”哀公说：“请问政的涵义。”孔子说：“政就是正，国君做得正，百姓就跟着做得正。因为国君所做，百姓跟着做榜样；国君不做，百姓就无楷模可遵。”哀公又说：“政务该怎样办呢？”孔子说：“夫妇有分别，父子相亲爱，君臣相敬重。此三事做好，其他事情都跟着做好了。”哀公说：“像我虽然不够贤明，但愿听听怎样实行那三句话。”孔子说：“古代负责政务的人，最重要的在于爱别人。做到爱别人，最重要的则在于礼。要行礼，最重要的在于敬。充分做到敬，最重要的在婚姻事上。婚姻是敬意中最难做到的！在婚姻大事上，要穿戴大礼服，亲往女家迎接，以表示爱她。所谓爱她，应该是敬慕。所以做君长，当以

敬慕之心与她相爱，若抛开敬意，就失去爱慕的诚意了。无爱慕便不能相亲，亲而无敬意，便不是正当的婚姻。在时，第一就是爱自己最亲近的妻子，对妻子能有爱有敬，才是爱别人的开始，亦即政务的开始。”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

〔语译〕

哀公说：“我还想问一句，你说，王侯娶亲，也要穿大礼服去迎接女人，不太隆重了吗？”孔子听了，皱眉板脸回答道：“婚姻之事是结合不同的血统，以承继祖宗的后嗣，做天地宗庙

社稷的主人，怎能说过于隆重呢?”哀公赶忙说：“我真笨，若不笨也听不到这些话了。刚才我想问，一时话说得不得体，现在请继续说吧!”孔子接着说：“气候土壤不相合，万物不能生长。王侯婚礼，是要传宗接代以至万万代，怎能说太隆重呢!”于是孔子再往下说：“夫妇在内主持宗庙之礼，敬礼天地神明；在外主持号令做上下相敬的模范。有此模范，臣子失职时，可凭此纠正；国君失职时，可凭此辅导。施政必定先有此礼，所以，称夫妇之礼为政务之始。”孔子又往下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贤君，施政时必敬重妻子，自有其道理。因为，是奉事宗祧的主体，岂可不敬？子是传宗接代的，岂可以不敬？所以君子无不敬，而敬自己，尤为重要。因为，自己是承先启后的关键，岂可以不敬吗？若不敬自身，就是伤害血统，伤害血统，就是毁灭根本，毁灭根本，枝属亦随之而灭绝了。此三项：自身、妻、子；国君有，百姓也有。由己身推到百姓之身，由己子推到百姓之子，由自己之配偶推到百姓的配偶。所以，国君行此三敬，则天下都行此三敬了。这就是周代祖先太王所实行的道理。能够这样，则整个国内莫不依从了。”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亲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

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语译〕

哀公说：“请问何谓敬身？”孔子答道：“君长若说错了话，人民会跟着说错的；做错了事，人民也会跟着模仿。所以君王说话不能有错，做事不能没规矩。能这样，则不待发号施令人民便跟着敬而有礼了。这是敬身。能敬自身，也成就了上代人的名誉。”哀公又问：“何谓成就上代人呢？”孔子答道：“所谓君子，是别人所给的称呼。百姓归向他而给他的名称，叫做君子之子，他的上代便是君子了。这样就成就了上代人的名誉。”孔子又往下说：“古代负责施政者，皆以爱人为首要。不能爱别人，别人也不能成就他了。”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子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语译〕

哀公说：“请问何谓成就自身？”孔子答道：“自己的一切作为都不逾越礼法，就叫成就自身了。不逾越礼法，也是自然的

法则。”哀公又问：“君子何以要尊重自然的法则呢？”孔子答道：“是对自然的运行不息表示敬意。日月从东到西运行不息，是自然法则。既运行无阻而又永远如一，也是自然法则。不显出能干而能完成一切，也是自然法则。再者完成一切而又明显可见，这也是自然法则。”哀公说：“我很愚昧，幸承教诲。”孔子听了，赶忙离开坐位回答说：“仁人遵守自然之道，孝子遵守自然之道。因此，仁人孝敬父母就如同孝敬天，孝敬天就如同孝敬父母。效法天的无过无不及，力行不息，所以，孝子能成就自身。”哀公说：“我听了这些大道理，怕将来还有差错，该怎样办好？”孔子说：“你会提到将来，是臣的福气。”

第八章

第三讲：理想社会

（《礼记》第九——《礼运》）

本文为《礼记》中若干重要章节之一，大概由孔子弟子冉求（字子有）所记。本章前段把孔子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与次一理想“小康世界”予以区别。在大同世界，孔子所提倡之礼及其中之人道主义，已全无用处，而次一理想的小康世界则与礼大有关系。在孔子理想中有一个世界，其中，男女大致尚近乎完美，而使礼的种种约束已无必要，这一点颇堪玩味，并因此令人觉得孔子的憧憬具有道不远人之意；这一段文字也暗示如不能达到大同世界，降而求其次，小康世界也可差强人意了。既知道有一个道德完美的世界理想存在，又敢毅然以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类而创立一个次一等的世界，这也是孔子的智慧另一面。近代中国学者受了西洋乌托邦理想时，他常爱写“天下为公”四个字相赠，这四个字便是从本章文字中摘录下来的。“礼”这个字，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原理，以及社会上一般的习俗，在本章中讲得十分清楚，也发挥得堪称完备。在本章我们可以看出礼是包括民俗，宗教风俗规矩，节庆、法律、

服饰、饮食居住，也可以说是“人类学”一词的内涵。在这此原始存在的习俗上，再加以理性化的社会秩序之中的含义，对“礼”字全部的意义就把握住了。

本章曾将孔子想恢复之古代封建制度数段文字，略而未录，此数段虽对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学者颇为有趣，但本书在阐述广义的孔子遗教，故不列入。孔子再三强调在生活中要广读博学，但莫忘融会贯通而能以一贯之。孔子认为学与思兼顾方为真正的“士”。西汉学者对儒家典籍致力于其语文之钻研，颇为精细，但于其中一贯的哲理则诸多忽略；宋儒深受佛学哲理与冥思主静之影响，而忽略儒学中之文字研究，以致读书而不能把握其精义。后世有专研究语文细节之评注家，竟有以三万字专文解释“书经”二字者。《周礼》、《仪礼》、《礼记》三书为研究中国古代民风者，自系一丰富宝藏，但与本书则迹近风马牛。为读者方便计，本章中分节处全冠以标题，共为五节如后。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语译〕

从前，孔子受邀请参加蜡祭，充任来宾。祭事完毕后，他出游到大门楼上，唉声叹气，是因鲁国而起。当时子游随侍在侧，问道：“老师为何叹气？”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几位英明的君主当政的时代，我都来不及看到，所看到的只剩一些记载而已。”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语译〕

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贤能者共同治理，人人注重信用，彼此和好，于是人不仅爱自己的父母，不仅爱自己的儿女，更能使社会上的老人都能安享天年，壮年人各能贡献才力，儿童能受良好的教育，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的人都得到供养。男人各有职业，女的都正式婚配。既不以大好的资源委弃而不用，也不占为己有；有力不出力，但也不必为自己。阴谋不生，偷窃杀人也不再出现。门窗不必关闭，也平安无事。那样世界叫做大同世界。

现在大道既已消失，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私产，各人只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资源劳力都成为私人所有，而且还

成为世袭的，旁人不得分享。要保有私产，就不能没有城郭沟池牢牢的防守，拟订仪式理论等纪律，以确定君臣的名分，强调父子的慈孝，加强兄弟的友爱，加深夫妇的恩情。如此立定制度，划分田里，尊重勇力智能，把功绩作为个人所有。因而诈巧的奸谋就随之发生，而争夺交战便由此而起。在此一时代，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算是最出色的人物了。这六位君子都颇守礼法。发扬正义，考验信实，明示错误，行仁讲让，以正轨昭示于人。若有不遵礼法者，虽有权势，也予以斥逐，使人人知其为灾祸之根源。这就是小康时代。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语译〕

言偃又问道："礼真是此等重要么?"孔子说："礼本来是先王用以代表天道而治理人类的行为的。违背这法则便不能生存；合乎这法则才不消灭。《诗・相鼠》说：老鼠还有老鼠的礼，人怎能没有人的礼？人若不像人，不如早点死吧！所以礼必顺乎天，合乎地，配合着鬼神之道，而表现于丧、祭、射、乡、冠、婚、朝聘礼仪上。圣人用此等礼仪代表天道和人情，而天下国家才能正常发展。"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语译〕

言偃又问："老师说礼是那么重要，可否请老师告诉我们？"孔子说："我以前看夏代的礼仪，所以到杞国去考察，因为年代久远，那种礼仪已不可靠，我只得到他们的历书，名为夏时。我又想去看殷代的礼，于是到宋国去，但是也所见不多，只得到《坤乾》一书，讲的是阴阳变化，是夏时的历书。"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

〔语译〕

最古的礼仪，从饮食开始。饮食时，把黍子在火上烤，把小猪在火上烤。挖低地下当作酒壶，用两手捧着水当酒杯，用蒯草扎成的槌子敲地面当作鼓，照样可以敬鬼神。人死时，活人登屋顶向天喊叫。他们喊道：某人你回来吧！他们用生米塞在死者嘴里，埋葬时又给死者用草叶包的熟食。如此望天招魂，在地下埋葬。肉体入地，灵魂上天。死人的头向北，活人以南为尊。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语译〕

上古先王之时，还没有宫殿房屋，冬天住在土窟里，夏天居柴巢上；不知道用火除去腥气，生食草木的果实和鸟兽的肉，吸饮鲜血，连毛生吞；又不知用苎麻和蚕丝织布，只披鸟羽兽皮做衣服。到圣人出现，用火的热，做模型铸造金属，和泥土热砖瓦，用以建筑台榭宫室门窗；同时又用火炮烤煮炙各种食物，酿造醴酒乳酪；同时又用丝麻织成麻布丝绸，以应日常生活及办理丧事祭祀鬼神上帝与原始时代相同。

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语译〕

因为事事皆依古制，所以祭祀时，玄酒反而在室，醴酒和盏酒在户，齐醍酒在堂，清酒在堂下。并陈列供祭的牺牲，备齐鼎俎，安排琴瑟管磬钟鼓，预备祝辞祭辞，以迎接神和先祖的降临。在祭祀进行时，辨正君臣之义，增厚父子之情，和睦兄弟之谊，沟通上下的情感，而主人夫妇各有应处的地位。此

种祭祀，可称为承受了上天的降福。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与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浣帛，醴醆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大成也。

〔语译〕

作祝辞的名称，设玄酒祭神，献刚宰的牲血和毛，再献生肉俎，再献半熟的牲礼。行礼时，主人主妇亲践蒲席，端着粗麻布覆盖的酒樽，穿着新染的织衣，献了醴酒，又献醆酒；进了烤肉，又进烤肝。主人先献，主妇次献，一前一后，献了再献，使祖先的幽灵非常愉快，这叫人神相通。正祭完毕，然后把半生的牲肉在一起烹煮，再分别犬豕牛羊的骨体，盛在大盘小碗中，分敬众人。祝辞写的是“孝子孝孙”，嘏辞是“祝福子孙平安如意”。这是大吉大祥，是礼之大成。

孔子曰：“于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

〔语译〕

孔子说：“可悲啊！我看周代的制度，由厉王幽王破坏尽了。目前，除鲁国之外，还到何处去找呢。”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

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语译〕

所以说，礼为帝王治国的工具。用以判断是非洞察明微。敬事鬼神，考校制度确保伦常。礼是用来推行政事巩固君权的。政事不上轨道，君权必发生动摇，君权动摇，则大臣背叛，小臣偷窃。虽有严刑峻罚，他们反而利用刑罚取巧作恶。风气败坏。因为法令漏洞百出，要时常改变，礼节也随之纷乱。礼节既乱，则读书人必无所适从，再加刑罚峻严，风气败坏，民心尽失。此种国家，叫做疵国。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语译〕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的本能，称为人情。何谓人义呢？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兄要友爱，为弟要敬兄，为丈夫要有义，为妻者要顺从，为长者要体恤下情，年幼者要听

从教训；皇帝要仁，为臣要忠，这十种叫做人义。此外，大家讲究信用，保持和睦，叫做人利，若彼此争夺杀害，就是人祸了。所以圣人协调七情，建立十义，讲信修睦，提倡辞让，摒弃争夺。要达到这些目标，除去礼教，还有什么好方法呢？饮食男女本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死亡贫苦，也是人类最怕的事。这种爱好与嫌恶，在人心理上是很强烈的，人把这两种藏在内心别人无从察觉；爱恶也藏在心中而不表现于形貌上，要使全部表露出来，除去用礼，还有什么好方法呢？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语译〕

所以人类是天地的产物，阴阳的配合，为诸元素的精华。所以人类实为宇宙的心灵，五行所结的果实，生而要享受饮食声色的。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

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

〔语译〕

先王恐怕礼不能普行于天下，所以祭祀天帝于南郊，明定天的权位；祭地于国，表明生命所需之物资都来自大地。祭祖庙是表示尊亲之意，祭祀山川表示敬事鬼神。五种祭祀是表示纪念人在大地生存的本源。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帝王前有掌神事的巫，后有记人事的史官，乐师和谏官分守左右，王者居中央，宁静大公，以其至纯正的态度为万民之主而已。像这样，礼行于郊以祭天则诸神各尽其职，祭地则万物滋生，祭祖庙，则慈孝蔚成风气；礼行于五祀，则使人人能善尽本分，礼之作用也就在于此了。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语译〕

礼本于原始之浑元一体，此一体分化而为天地，进而旋转成为阴阳，再变而为四季，又分任各职而为鬼神。鬼神之意志乃表现为命运并受制于上天。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

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语译〕

礼义是人生的本分，用以促进人类之间彼此的信任，社会生活的和睦，加强社会生活的关系，并且为养生送死敬拜神灵的基本礼法，也为上遵天理下达人情的原则。所以只有圣人才知道礼之不可废。因此，若想灭亡一个国，破坏一个人家，或毁坏一个人，必先使之丧失礼义的荣誉感。

礼之于人，就像酿酒用的曲霉。君子醇厚，因对礼注重；小人薄劣，因不注重礼。所以古代圣王要培养义，用以辅导人性。因此，人性犹如圣王所耕种的田地，用礼为工具以耕之，用义为种籽以种之，用教育以除恶草，用仁爱来收割络之，用音乐来使人愉悦。

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语译〕

所以礼者，是正义之果。凡合乎理性的行为，虽在前代所

未曾有，亦可视为正当。理性是人类的天赋，循正途必表现出仁德，能如此必然强大。仁心，是正当行为的根本，又是顺天理合乎人情的具体表现，能如此，则无人不敬服尊仰。

所以治国而不用礼，就犹如没有农具而耕田。制礼而不本于正义，就像犹如耕了田不播种。行义而不说明，就像播种而不除草。说明其涵义而不合乎仁爱，就像除草而不收成。合乎仁爱而不得其喜悦于音乐，就像收获了而不食用。得喜悦于音乐而不到心安理得的地步，就犹如食而得不到健康。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语译〕

四肢既已发育，而皮肤又复丰满，就是生活健康。父子相亲，兄弟和睦，夫妇相爱，就是家庭健康。大官奉公守法，小官方正廉洁，职务分工合作，君臣互相匡正，这是国家健康。天子以其德行为车，以音乐推行德政。诸侯以礼让相交往，大夫依法合作，士人以诚相勉。百姓和平共处，这是世界健康，可称之为大顺。

第九章　论　教　育

（《礼记·学记》）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语译〕

发愿为善，只能让人小有声望，尚不足感动群众。与贤能者结交，欢迎远方的来人，虽能感动群众，但还不能化育人民。君子若要化育人民，培养良好风俗，一定要从教育入手吧。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语译〕

玉不加磨琢，不会成为美术品；人若不学习，亦不会明白道理。所以古代君王建国为政，总是以教育为先。《尚书·兑命》篇说："永远要念念不忘教育。"正是此意。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语译〕

虽然有好菜，不去吃，就不能知道味道美。虽然有好学说，不去学，就不知道好在何处。所以，研究学问之后，才知道自己所知不足。教导别人，才知道困难何在。知道自已所知不足，才能反省有自知之明。知道有困难，才能努力进修。所以说，教学相长。《兑命》篇上说："教为学之一半"，正是此意。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语译〕

古时教学的处所，二十五家的一村里有一个塾，有五百家的一镇有一个庠，二千五百家的郡有序，国的首都有学，每年有新生入学，隔一年考试一次。入学一年考经文句读，辨别性向；三年考察学生的读书习惯与团体生活情形。五年考察学生是否博学敬师；七年考察学生在学术上的见解，及对朋友的选择，这叫小成；九年而通晓各科，临事不惑，坚立不移，这叫大成。这时，才能化育百姓，改变风俗，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远

方的人都来归附，这是大学教育的道理。古书上说：蚂蚁时时学习不息，正是此意。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语译〕

大学开学时，士子穿礼服，用素菜祭祀，表示敬学之意；练习唱《小雅》上三首诗歌，是为了学做官的初步。先击鼓召集学生，然后打开书箧，使学生敬业；夏楚两物用以鞭策学生，使之敦品励行。夏天禘祭以前，无人到学校视察，是使学生自行发展；教师只观察学生，必要时才加以训教，是使学生自己思维；年幼的学生，听讲而不发问，则因学习有一定程序。这七项是教学的主要方法。古书上说：凡学习做官，先学管事，要做学者，先立定志向，正是此意。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语译〕

大学按时序施教，有正常学科，下课及休假时有课外研究。学习的方法，如果不学“操”“缦”这些小曲调，指法不熟，弹琴弹不好；不学举譬喻，诗作不好；不学洒扫应对，行礼也行不好；不喜爱这些小技艺，就无法对学习有兴趣。所以，君子学习时内藏于心，而发于外，休息或游乐时，都念念不忘。能如此，才能专心学习，亲爱师长，与同学相处融洽深信真理。虽离开了师长同学，也不会违背道义。《尚书·说命》篇说：恭敬谦顺，努力不懈，进修便可成功，正是此意。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语译〕

今之教师，胡言乱语，用陈腐的问题困扰学生，啾啾不休。只想了解学生的性向，学生只好假装用功，也不想教学生发挥其所长。所教的课业先错，所希望于学生者自然也错。这样，学生昧于学习，憎恶师长，只觉学习困难，不知道有什么益处。虽然学完一科，也就很快忘光。教育之不能成功，正是由于此种原因。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语译〕

大学教育方法，在恶念发生前用礼约束禁止，叫做准备；在适宜教导时才教导，这叫合乎时宜；根据学生的能力，不跨越程度教导，叫做顺序；使学者互相观摩而收到益处，叫做切磋。这四种就是使教育发展的方法。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语译〕

恶念已经发生才加以禁止，因坚不可入，教育也难有作用。过了适当的学习时期才学习，纵然努力，也难有成就。不按着进度学习，只使脑筋混乱而不成功。独自学习，不与同学研究必然浅陋而见闻不广。结交损友，会违背师长的教训；有不良的习惯，会荒误学业。这六项，是教育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语译〕

君子既然知道了教育兴起的原因，又知道了教育衰落的原因，然后可以为人师。君子的教育方法是晓喻别人，以引导而不强迫别人服从；对学生刚严，并不抑制其个性发展；启发学

生，而不将结论道破无余。引导而不强迫，使学者易于亲近。教师刚严而不抑制，学生才能自由发展。启发而不必说个净尽，学生才能思考。使学者亲近而又能自由思考，才是善于晓喻。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语译〕

学习的人会犯四种过错，教导的人必须要知道。人在学习时，有的贪多而不求甚解；有的囿于一隅，而所知太少；有见异思迁而学不专一；有的故步自封，不求进步。这四种心理各自不同，先明白这些心理，才能补救那些毛病。教育之目的，是在培养良善挽救过失的。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语译〕

善于唱歌的人，能引人随同他歌唱；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续他的思想。教师的言语简而达，含蓄而精当，少用譬喻也容易了解，这样才能使人继续其理想。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

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语译〕

君子知道求学上的深浅难易个人品性上的优劣，然后能广举晓喻，如此才有能力为人师。能为人师，始能做官长；能做官长，才能做君王。所以学为人师，就是学做君王。所以择师不可不慎。古书说：虞、夏、殷、周四代，择师都很慎重。正是此意。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语译〕

求学时最难做到的就是尊师。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受到重视；真理受到重视，然后人民才知道重视学术。所以，君主不以臣事君之礼要求他的臣子，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在祭祀中，臣子代表死者魂灵之时；另一种就是臣子做君主老师之时。在大学里的礼法中，对天子讲课时，臣下不必面北居臣位，这就是表示尊师。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答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比。此皆进学之道也。

〔语译〕

学生善于学习，老师很轻松，而教育效果加倍，更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不善于学习，老师督促严厉，而效果低到一半，学生怨恨老师过于严格。善发问的人，像砍坚硬的木头，先从软的部位开始，再及于硬节，久了，木头自然脱落；不善发问的人刚好相反。善于答问的人，有如撞钟，轻敲钟声小，重敲钟声大，从容不迫地敲，钟声会余韵悠扬；不善答问的人刚好相反。这都是教与学的方法。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语译〕

只记忆材料以备回答别人发问的人，不够资格做别人的老师。好老师一定注意学生的见解。学生已经尽力而不得要领时，老师再予以指导；老师指导，学生仍然不明白，只暂时搁置。

良冶之子，必学以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语译〕

好铁匠的儿子，自然也能补缀皮袍。好弓匠的儿子，自然也能做畚箕。初学驾车的小马都先系在车子后面，而车就在面前。君子观察这三件事，就可学得教学的正当方法。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

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
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语译〕
古代学者比较事物的异同而归成类别。鼓的声音并不同于五音之任何一种，但是五音不得鼓的调节就不谐和。水的颜色并不同于五色中任何一色，然而五色没有水调匀就不鲜明。学者并不等于政府任何官员，然而任何官员没经过教育就不会办事。老师不是人伦中的任何一种，但五伦没有老师的教诲就也不懂得人伦了。

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
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语译〕
君子伟大的德性，不专任一种职务。伟大的道理，不局限于一事一物。最大的信用，不必见于盟誓立约。恒久的天时，也不专属暑天或冬天。了解了这四种情形，就能立志学做大事了。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
此之谓务本。
〔语译〕
夏、商、周三代王者祭祀河川时，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源委由此即可分明了。知道此一分别，就知道什么是要点了。

第十章 论 音 乐

(《礼记·乐记》)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之心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语译〕

人心自外界接受到刺激，音乐便自内发生。人心受到外物的刺激而起反应，即表见于声音。因反应不同，所发的声音也不同。不同的声音相应和，就显出变化。将此变化构成一定的节奏，则成为歌声。比照歌声而配合以乐器以及跳舞用的道具，就是“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语译〕

“乐”是由声音所构成，对内心之刺激而来。所以心里悲哀时起的反应，则发出焦急低沉的声音。快乐时起的反应，则发出宽裕徐缓的声音。喜悦时的反应，则发出兴奋爽快的声音。恭敬的反应，则发出虔诚而清纯的声音。恋爱的反应，发出体贴温柔的声音。这六种反应，不是人之天性不同，而是因不同的刺激所引起的。因此，古代圣王非常重视人心所受的“刺激”。要用礼诱导人心，用乐调和人声，用政令划一的行为，用刑罚防止社会的邪恶。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全是要齐一人心而实现政治清平的理想。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语译〕

音乐出于人的内心。人有感于心，就表现于声音便有了节奏，便是乐。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愉快，政治也清平。

乱世的音东怨恨而忿怒，即因其政治之错乱。亡国的音乐悲哀而愁思，当时的人民必流离困苦。由此看来，音乐的道理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若以五音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而此五音协调不乱，就没有不和谐的声音。宫音乱时，显得荒乱，有如国君骄恣而贤者去位。商音乱则显得倾颓，有如官常败坏而国事阽危。角音乱则显得忧愁，有如人民愁怨而隐忧四伏。征音乱则显得悲哀，有如百事烦苦而勤劳无功。羽音乱则显得危迫，有如物资匮乏而民用匮乏。若五音全乱而交相侵犯，国家也就行将灭亡了。古代郑卫地方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几乎完全错乱。师涓从濮水上听到的音乐，就是殷纣亡国之音乐。当时政事荒废，人民流离，不知爱国家只图私欲，败坏无度。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语译〕

声音生于人心，而音乐则通于人伦物理。所以，只听声而不知文理的，是禽兽。只懂声音而不懂得音乐效用的，便是一般大众。唯有君子能懂音乐。因此，从分辨声而懂得音；从分辨音而懂得音乐的道理；从分辨音乐的道理而懂得政治的道理，这才会有全盘治国的计划。所以不知声的人，不可和他讨论音，

不知音的人，不可和他讨论“乐”。如果懂得“乐”的功能，大概也懂得礼的意义了。若深通礼和乐，就可称为有德之君。德就是心得。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语译〕

所以，最精美的音乐不见得就是最复杂的音乐。最盛大的宴席不见得就是最讲究的酒席。譬如周代大祭，伴奏清庙乐章所奏的乐器，瑟，只有朱红的弦和稀疏的底孔，一人唱诗，三人和声，所弹所唱的甚为简单，其目的不在于美好的音乐。大祭享之礼，水首要，而盘里只是生肉生鱼，羹汤也没调味，可知其目的不在于口味了。因此，可知先王制定礼乐，不在于满足人口腹耳目之欲。恰恰相反，其宗旨是用礼乐教导人民，使人分辨爱与憎以恢复到天性的真纯。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

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语译〕

人的思考力受了外界的刺激，才有了爱好或厌恶两种欲念。好恶的欲念没有节制，而外物又引诱不停，人若不能反省，以良知抑制冲动，则天生的理性就要毁灭了。外界不断刺激人，人若随其刺激而生好恶的反应，不以理性制裁，那就是接触外物也随之改变了。随外物改变，就是灭绝理性而追随人欲。于是便生有悖逆诈伪的心，做出淫佚乱法的事终致强者胁迫弱者，多数欺压少数，智者诈骗愚者，勇者欺负懦怯者，有病者无人照顾，老幼孤独者流离失所，这就天下大乱了。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语译〕

先王创作礼乐是使人有所节制，比如披麻戴孝时的哀哭，是使人节哀；钟鼓干戚之设，用以庆祝安乐；婚姻冠笄之事，用以区别男女；射乡食飨之礼，用以纠正社交礼俗。用礼调节人的性情，用乐调和人的声音，用政令实行，用刑罚防制违法。礼乐刑政。四方面相辅而行，毫无冲突，政治之道便完备了。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

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语译〕

音乐使众人结合，礼仪使众人区别。因其结合，故使人彼此亲近；因其区别，故使人彼此尊敬。太重视乐，容易使人松弛；过分讲究礼会使人隔阂而不亲。所以，礼与乐，是用以保持正当的感情与仪表。有一定的礼仪，就会显出贤能者贵，不贤能者贱的等级；有相同的音乐，居上位者与在下位者情感即可交流；有好坏的标准才会显出谁贤谁不贤。不贤的，禁之以刑；政治自然修明了。以仁心爱民，以正义治之，民治的理想即可实现了。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语译〕

乐发自内心，礼自外来。乐发自内心，所以平静。礼自外来，所以表现于仪式。盛大的音乐必然平易，最大的典礼必然简单。乐教实行，人的情思都表达于外，心内便无怨恨；礼教流行，人的举动皆有定规，言行上便无冲突。所说："揖让而治天下"，即指礼乐的政治。要使无暴民作乱，远近诸国都来朝拜，

无须动兵作战，不动用刑罚而百姓无忧，天子不怒，便是乐通行了。普天之下，父子相亲，长幼有序，国民敬爱天子，这就是礼通行了。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

〔语译〕

雄伟的音乐与自然和谐，隆重的礼仪与自然的节奏配合。因为谐和，故能不失万物之本性；有固定程序，故有祀天祭地之礼。明处用礼乐，暗处有鬼神。如此，天下之人，皆能相敬相爱。换言之：礼的仪式有所不同，但其宗旨在于相敬；乐也有所不同，但其宗旨皆在于相爱。因为，礼乐是使人相敬相爱，故历代英明之主一贯以礼乐施政。政事历代不同，礼乐也因君王成就之庆典而异。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语译〕

乐表现宇宙的和谐；礼表现宇宙的秩序。因和谐故能化生万物；因秩序故能显出品级。乐由于自然而来，礼因社会的生活而作。礼逾越了秩序则乱，乐逾越了和谐则暴乱。知道天地

的关系而后才能创制礼乐。

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语译〕

所以圣哲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分明而且完备之后，天地各尽其功能了。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语译〕

天尊而在上，地卑而在下，正似君之与臣。高低分列，贵贱则各有其位了。动静各有定律，大小随以分别。万物以类而分，动物亦各自成群。在天为星球，在地成山河。而礼亦即据差别而定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阴阳互相摩荡，雷霆鼓动，风雨滋润，四时周流，日月照耀，而万物化育生长。所以乐是与宇宙自然之理并行不悖的。

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语译〕

乐显示宇宙无始的力量，而礼则反应于创造的形体。显示不停的动是天；显示凝定的静是地；又动又静的则在天地之间，即圣人所论的礼乐。

故观其舞，知其德。

〔语译〕

看到一个国家的舞，就知道此一国家的特性。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语译〕

人虽皆有血气心知的本性，但哀乐喜怒的心情，则随境况而变。必待外物刺激而引起欲望。而低沉的声音引起人感伤忧愁。倦怠平易而音调慢长的声音，引起宁静喜悦。强而有力声音发与收皆猛壮而昂奋的声音，引起刚强坚毅之心。清纯正直而庄严诚恳的声音，引起肃穆而虔敬。发出宽舒清润平静的声音，引起慈爱之心，淫荡刺激的声音，引人心情邪乱而悖德。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

不安。

〔语译〕

土壤瘠敝，草木不生；渔捞无时，鱼鳖不大；气温不正，生物不长；社会浊乱，则礼失其常，音乐淫靡。因此音虽悲哀而不庄重，虽喜悦而不安详。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语译〕

德是人性的基本；乐是德的光华。至于金石丝竹制成的是乐的工具。诗抒发心思，歌表现人的声音，舞则表现人的动作。诗、歌、舞都是发于人心，而佐以乐器。因此，乐所表达的心志虽然幽深，而形象却是明白；气氛使人兴奋，感化效用却有力量。精神的和谐来自心灵而表现于音乐，所以在音乐上不可以作伪。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

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语译〕

魏文侯向子夏问道：“我穿着官服，衣冠整齐听古典音乐时就一直想睡觉；但是，听到郑卫的音乐时，却精神振奋。请问：古乐为什么会使人那样，而新乐又为什么会使人这样呢？”子夏回答道：“所谓古乐，是大众共同动作，或进或退，步调齐一，配以和平纯正而宽缓的乐声。弦乐管乐，都按‘拊’与‘鼓’的节拍。开始时击鼓，收场时鸣钟。用‘相’调节收场，用‘雅’调节快速动作，有君子解说叙述，全是有关于修身齐家安定社会的事。古乐的表演是如此。至于新乐，舞与弯腰屈脊，淫声浪语，无限诱惑。还有俳优丑角，男女混杂，父子不分，歌舞终了仍不知内容为何，更无古事古训。这就是新乐的演奏。现在大人问的是乐，但大人爱好的却是音。乐虽也有音，彼此相近，但实际却是两件事。”

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语译〕

文侯又问道："这是怎么说呢？"子夏回答道："在古时，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人民有德，农产丰盛，没有疾疫灾祸，也没有妖怪异象发生，这叫大当。然后圣人制定父子君臣的名分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纲纪。纲纪既定，社会便有了秩序。社会安定之后，便稽考音律，调和五音，用乐器伴奏歌谣舞曲，叫做德音。这种德音才叫乐。《诗经》里有诗云：德音虽静，德性却表现得明白、而且合乎德性。适于做领袖，做君主，为大国的国王。能遵循前代遗风，上配文王，从不做懊悔的事。蒙受上帝降福，直到他的后代。此乃德音的真义。大王既不喜欢德音，大王喜爱此等的倒是那些靡靡之音吧。"

第十一章　《孟　　子》

（《告子篇》）

研究孔子思想之特点时，须略知儒家思想经过孟子又有了何等发展。这一点之重要，一因经孟子的阐释，儒家思想的哲学价值才更为清楚，二因儒家思想的哲学价值因孟子而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孟子代表了儒家的正统发展。《孟子》全书共七篇，每篇分为上下两章，比《论语》几乎厚了三分之一。以散文的文学价值论，也是《论语》所不及的。孟子是个雄辩滔滔的作家，真是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每篇都是气势如虹的长论，可以说段段精彩，使选辑儒家文字的人往往无法割爱。

孟子既然代表了孔子学说一面重要的发展，如果不读孟子的文章，对儒家的精义便不足以窥其全貌。儒家学说包罗至广，其门人实不能全部精通。所以，孔氏早期的门人皆仅就其资禀之所近，对孔门学说予以发扬。后来，弟子散处四方，定居各国，以其所长传授弟子，遂与孔氏学说之真面目，相距愈远。惟孟子受业于子思，子思为曾子之弟子。故自孔子亡后，传孔学之正统者，惟孟子一人。故后人欲研究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入手。在解释孔氏学说上，“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雄）大醇而小疵。”（韩退之《读荀子》）

本书所选《孟子》之《告子》篇，我认为是《孟子》一书中最为重要，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孟子思想中最重要处为以下各点——人性善，恢复性本善之重要，文化与教育之功用在防止人性为恶的环境所泯没，培养“浩然之气”（相当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的“蓬勃的生气”elan vital），最后一点为：人人都是“性本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孟子》也发挥了“王道”与“霸道”差异之所在。王道指仁政，霸道指专政。他进而将孔子所倡导的为政须以身作则的学说，发展到一个界说分明的体系，并首次用“仁政”一词，孔子则从未用过。孟子在当代大概是最渊博的史学家，关于征税制度，农业制度封建制度，他都有明确的认识。至于他由孔子的“正己以为政”发展而来的“仁政”之道，我们未得其详，但是在他的文章里，我们分明见到他的“性善”说与“养其大者为大人”之重要。以上皆孟子独特之见解。

（一）性善说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欤？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

（告子）曰：“然。”

（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

（告子）曰：“然。”

（孟子）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告子）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孟子）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欤？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告子）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孟子）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孟季子曰：）“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公都子）曰："敬兄。"

（孟季子曰：）"酌则谁先？"

（公都子）曰："先酌乡人。"

（孟季子曰：）"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

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二）本性之破坏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

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欤？曰：非然也。"

（三）人性中之贵贱大小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

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